

《張掖古志》編修校點委員會編

張掖古志



張鴻清 主編

嘉靖大政類編·甘州兵變

讀史方輿紀要·甘肅鎮

甘州明季成仁錄

〔明〕黃鳳翔 編著
張鴻清 校點


〔清〕顧祖禹 編著
張鴻清 王東海 校點

〔清〕胡秉虔 編著
張鴻清 劉燕萍 校點

總八函〔五十七冊〕

第一函〔計五冊〕

第三冊

 甘肅文化出版社

重刊凡例

◎《張掖古志》分影印、校注、重刊三個版本。

◎《張掖古志（重刊本）》以下簡稱「本志」。以『保護、傳承、實用』為原則。共輯錄

重刊涼州、河西、陝西行都指揮使司、甘肅鎮、甘州府、高臺縣、東樂縣、民樂縣、山丹縣、臨澤縣等與張掖歷史相關的方志類書三十九部，種類包括地理志、山水志、圖說、賦役全書、考見略、鎮志、府志、縣志、水利志、採訪錄、要覽、鄉土志等。

◎本志輯錄重刊的張掖方志類古籍，其編纂年代上限始于東晉永和三年（公元三四七年），下限為民國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

◎本志爲套書，收錄方志古籍三十九種，總八函，五十七冊，二百三十九卷，二千二百餘萬字。原則上依據現張掖行政區劃和時間順序編輯成函，每函若干冊。函套封面列本函所錄志書名，函中每冊封面注明總函數、冊數和第幾函、計幾冊、第幾冊，每函第一冊冊首置本志編修校點委員會名單和序言。

◎本志以《張掖古志（影印本）》所輯錄方志古籍爲底本，通過參考有關史志資料，加以校勘、標點重刊。主要解決善本蠹損、殘缺、漫漶不清及沒有斷句，不方便今人閱讀等問題。

◎本志所輯錄重刊的每部志書，均由主編撰寫《導言》，分別置于志前，說

明重刊所據版本，以及該志成書背景、主要內容、編撰者簡介等，起開宗明義之作用。

◎本志充分尊重所選底本體例，采取古法排版、綫裝，除封面統一用簡體字外，卷內均用繁體字。所選底本中存在的錯別字，在本次重刊中皆加以匡正，繁體字全部以國家現行通用規範繁體字替換，通假字、假借字、異體字、古今字、俗體字，國家有現行通用規範繁體字的，按統一規範字替代，反之則遵從底本原字。

◎本志將所錄方志古籍中的避諱字全部回改。

◎為方便讀者閱讀檢索，本志每函于函套封面編有總目，列每函所錄志書書

名。每函中，一部志書分爲若干冊的，在第一冊編有該部志書目錄，多冊頁碼連續排印；一部志書單爲一冊的，在冊前編其目錄，一冊頁碼自爲起迄；多部志書合爲一冊的，在冊前編有該冊每部志書目錄，每部志書分別設內封，分冊內封後再設該志目錄，一冊頁碼自爲起迄。

◎凡本志所錄方志古籍中，有關農民起義和影響民族團結的蔑稱表述，以及原著缺字和經考據確無法辨識、補出的文字脫缺，採用以相應字數的『□』替代。

◎本志按照每部志書編纂成書的時間，在編著者姓名前冠以成書朝代；後世輯錄本，加注輯錄作者和輯錄成書朝代；重修本，注明原著作者、成書朝

代和重修作者及重修成書朝代；同時，注有本次重刊校點作者姓名。

◎本志為衆手成志，根據國家最新舊志整理要求，分別校點整理，由主編統稿，并撰寫《重刊後記》，附于每函最後一冊冊尾。

張掖古志

重刊凡例

《張掖古志（重刊本）》第一函第三冊總目

重刊凡例	……	一
嘉靖大政類編·甘州兵變	……	一
讀史方輿紀要·甘肅鎮	……	一九
甘州明季成仁錄	……	一〇三

張掖古志

目錄

臨 洮 志

〔明〕黃鳳翔 編著

嘉靖大政類編·甘州兵變

張鴻清 校點



導言

《嘉靖大政類編》計二卷，著者是晚明晉江人黃鳳翔。由茅元儀于清萬曆中校勘刻行。

《嘉靖大政類編》記載了涉及嘉靖年間的大禮、四郊、莊肅謚議、章聖南祔、二後喪祔、冊立分封、宸章召對、京營、河道、閹宦、大獄、張延齡獄、甘州兵變、大同兵變、大同再變、遼東兵變、南京兵變、北虜、南倭十九類重大政治事件，是研究明嘉靖一朝政治和歷史的重要史料。

本志選取了《嘉靖大政類編》中『叙』和『甘州兵變』兩目，同時附錄了《欽定四庫全書》中《山齋文集》卷八，時任大理寺卿鄭岳所撰《復勘甘肅兵變

疏》，將書名定為《嘉靖大政類編·甘州兵變》。

明朝時，張掖作為九邊重鎮之甘肅鎮駐地，甘州鎮城同時駐扎着甘肅鎮總兵、巡撫、鎮守太監，對於西北邊防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嘉靖大政類編·甘州兵變》記載了發生在嘉靖元年（公元一五二二年）正月，『陝西甘州等五衛軍亂，殺巡撫副都御使許銘』事件始末，反映了明正德末年、嘉靖初年發生在甘肅鎮的兵變絕非偶然，折射出明廷各邊鎮長期以來吏治腐敗導致的深層次歷史社會問題和軍事、政治、經濟形勢，由此導致明朝後續兵變不斷。南開大學明史專家林延清教授統計，自正德四年（公元一五〇九年）至明末一百三十多年間，兵變六十一次，平均兩年一次。《明史》：『自甘州五衛殺巡撫許銘，朝廷處之輕，頗

無忌。』可見甘州兵變影響之深遠。因此，『甘州兵變』被史學界認為是導致明朝最終走向滅亡的起因之一。本志也是研究明朝時期張掖軍事、屯田等歷史的重要史料。

黃鳳翔，字鳴周，號儀庭，晚號止庵，明代福建晉江人。明隆慶二年（公元一五六八年）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萬歷十二年（公元一五八四年）二月，先後為南、北國子監祭酒，後歷禮部右侍郎、禮部左侍郎、南京禮部尚書等。以母老邁體弱辭官。其母去世，因『哀毀甚重』，卒于家。天啓初，賜謚文簡。著有《田亭草》二十卷、《嘉靖大政類編》二卷等。

本志以《張掖古志（影印本）》所錄《嘉靖大政類編·甘州兵變》卷本為底

嘉靖大政類編·甘州兵變

導言

◎ 六

本，整理校點重刊。

《嘉靖大政類編·甘州兵變》目錄

導言	三
嘉靖大政類編叙	九
甘州兵變	一二
附錄欽定四庫全書·山齋文集卷八	一五
復勘甘肅兵變疏	一五

嘉靖大政類編叙

粵稽古帝王，延齡永祚，自唐虞三代而降，未有如我世宗肅皇帝者也。漢、梁二武享國最長，顧一則窮兵四夷，峻刑厚斂，幾蹈亡秦覆轍；一則浮慕慈悲，捨身佛寺，末年覬啓疆之利，延豺虎而破金甌，此名長實促耳，烏足道哉。

我世宗肅皇帝聰明仁孝，神武淵弘，兼以嗜學右文，博習經典。臨御四十五載，所爲定效廟之制，秩百神之祀，內而戡定叛亂，外而攘却夷狄。肇舉彝章，遠符古誼，運籌廊廟，障掃妖氣，當其衆口紛紜，群策輔轆能令人眩瞶，莫知所執。上常洞晰而獨運之，如懸金鏡於朝曦而妍媸靡遁，握玉衡於斗柄而錙銖弗爽也。用能俾文治輝煌，武功耆定，宏謨偉烈，照映千古。晚

歲慕道崆峒，潛精玄理，築齋宮于西內居焉。動植諸瑞，有喜天顏，雨旸闕心，尤
厯露禱，雖陰邪柄政，或恣假虎之威，而批決如流，莫遏借劍之請逮乎。泰
階朗漢，白簡生風，幡然舉大憝而掃除之，不啻撥濃霧升曠日也。眼釘既拔
茹茅斯登，竟乃幹清寧之乾坤，挈泰和之宇宙，付諸聖嗣百千世，而下猶且
沐被餘庥矣，猗興盛哉！鳳翔曩者，濫竽史局，廁筆汗青，今茲謬意藏山，撰
成斯錄，匪能如遷固之。竊比春秋，旁貫六經，匪敢如孔僖之。評駁是非，挑
寡梁郁，惟是分類臚列，隨事掇要。若振裘挈領，探水觀瀾，本末備陳，庶
便考覽。一開卷而祖功宗德燦然具在，若夫進言者之忠佞，守官者之賢否，據
實直書，參互自見，固亦當世得失之林也。其諸章程制度，載在會典者不具列。

萬歷丁酉孟春望日，清源山人黃鳳翔謹識。

甘州兵變

嘉靖元年正月，陝西甘州等五衛軍亂，殺巡撫副都御史許銘。銘與總兵李隆爲同里人。銘性矜嚴，於隆無所假借，又多裁革其占役諸弊，隆心恨之。及散月糧，銘令給與時直。隆積有米麥，不得冒厚利，益恨銘。因密令指揮楊淮嗾諸部卒詣銘，告增糧價，銘掠治爲首者二人。隆欲借此陷銘，遂令諸部族各備鮮明衣鎧，具三日糒，待操；再以增糧價請須劄，隊毋還城，不聽者殺之。詰旦，銘與隆及守備太監董文忠俱至公議府。隆陰使人約諸部卒：『今日告必不聽，毋散衆。』益縱恣，圍繞不解。薄暮，遂焚大門入，扼銘出，亂毆之死，焚其尸。毀銘所居公署，盡掠其衣物。銘家屬走匿文忠所，得免。諸

卒復大掠城中，劫庫釋囚。迫脅文忠以銘尅糧激變，疏聞於朝。兵部言：『隆與文忠不能協心計處，預折凶謀。一旦有急，乃揚言勸諭，乘機嫁禍；及副總兵李義畏縮坐視，俱當治罪。』得旨，西事未寧。隆、文忠等姑令戴罪領職。倡亂諸惡，巡按御史驗實擬罪以聞。銘贈右都御史，給祭葬。蔭一子入監讀書，使使衛其家屬還鄉。

升陝西按察使陳九疇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隆既被旨詰責，乃復殺士卒無罪者四人，名爲首惡，覬自解已。而御史史梧等，南科給事中曾論等，交章劾隆實主謀，戕害撫臣，宜坐重典。陝西巡按御史喻茂堅發隆罪狀及都指揮支永助逆罪，上命褫隆職，逮來京問，以右都督徐謙代之，逮永下吏。命

巡按御史速勘，以聞其官軍隨從，原無助逆者勿問。隆既逮至法司，會官廷鞫，隆不服。上以獄情重大，命大理寺卿鄭岳、錦衣衛都指揮使王佐往勘之。復從給事中劉濟言，發隆往甘州置對。是時，虜酋亦卜刺住牧西海，數人寇甘、涼。巡撫耿九疇方徵，調防剿外虞虜，患內虜諸惡党構煽，不敢窮捕之也，僅獲栗不老等四五人而已。

岳等至甘州與總督巡按官會鞫，具得隆謀殺銘及栗不老倡亂罪狀。擬隆謀殺人造意，律斬；栗不老比殺祖父，律凌遲；同惡楊淮等各以差論死、流放。法司覆議，得旨。李隆造謀，鼓衆賊害撫臣，依律處斬；栗不老及楊淮等各如所擬治罪有差。

附錄欽定四庫全書

山齋文集卷八

復勘甘肅兵變疏

〔明〕鄭岳 撰

時任大理寺卿

臣等頃奉命，往勘甘肅兵變事。臣等謹與該鎮撫按會鞫原任總兵李隆等謀殺巡撫都御史許銘事，具得其實。

按：隆與銘本同里人。

銘初至鎮，每事持正，隆不得致

私款。而所裁革占役諸弊，不少假借，隆意其害已。及散月糧，令依時直折銀。隆積有米麥，不得冒厚利，遂恨銘刻骨。密令指揮楊淮曠諸部卒詣銘。銘復掠治爲首者二人，隆欲邀結衆心，借此陷銘。遂令諸部卒各備鮮明衣甲，具三日糒，待操。約以告增糧價須割，隊毋還城，不聽即殺之。詰旦，銘及隆與鎮守太監董文忠俱至公議府。隆使人約諸部卒：『今日告必不聽，毋散衆。』

遂益恣。文忠向隆營解，不可得。衆圍繞薄暮。隆又使人激諸部卒曰：『事已至此，可已邪。』卒栗不老等遂火大門，擁衆進索銘。文忠以身蔽之，衆拉出，文忠門外步脫還府。扼銘出，亂毆之死，集木具火焚其尸。衆散，隆騎導回府。衆卒毀銘所居公署，盡掠其衣物。銘幼男許二哥子逃匿文忠處，獲免。衆復大掠城中，釋獄囚，劫官軍。越三日，乃得收殮銘餘骨。隆遂迫脅文忠反誣，奏銘尅減軍糧，激衆致變，冀以緩罪。

臣等謹與該鎮撫按、諸臣再三鞫審，銘之死實由隆主之，隆亦辭服。隆當謀殺人造意，律斬。栗不老比殺祖父，律凌遲。同惡楊淮等各以差論死流放。太監董文忠、副總兵李義臨事不能解紛，反扶同妄奏，罪亦難宥，文忠宜罷，義

宜降調。

臣等謹具狀以聞！

臨 洮 古 志

〔清〕顧祖禹 編著

讀史方輿紀要·甘肅鎮

張鴻清 王東海 校點



導言

《讀史方輿紀要》，原名《二十一史方輿紀要》，是一部中國古代歷史地理、兵要地志專著，成書于康熙三十一年（公元一六九二年）。計一百三十卷，約二百八十萬字。由明清時期地理學家顧祖禹編著。該書綜記『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迹』，具有濃厚的歷史軍事地理學特色，其核心在于闡明地理形勢在軍事上的戰略價值，歷史上為兵家所重。

本志所輯《讀史方輿紀要·陝西（甘肅鎮）》，為《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三之陝西十二甘肅鎮。

作者顧祖禹，生于明崇禎四年（公元一六三一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

年（公元一六九二年）。字瑞五，號景範，南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今江蘇無錫人。由

于久居無錫城東宛溪，被學者稱為宛溪先生。他自幼聰穎過人，好學不倦，背誦經史如流水，且博覽群書，尤好地理之學。崇禎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清兵入關，顧祖禹隨父避居常熟虞山，長期躬耕授業，過着『子號於前，婦嘆於室』的清貧生活。雖如此，亦耻于追名逐利，走入仕途。自公元一六五九年始，他邊教私塾，邊開始《讀史方輿紀要》的著述。康熙年間，應徐乾學再三之聘，參與《大清一統志》的編修。其間，遍查徐氏傳是樓藏書，為《讀史方輿紀要》的修撰，積累了大量資料。經過三十餘年筆耕不輟，約在康熙三十一年（公元一六九二年），終於完成了這部舉世聞名的歷史地理巨著。是

年，顧祖禹六十歲。

本志記載了明朝陝西行都司甘肅鎮

治甘州，今張掖市

地理形勢、沿革，及甘肅鎮所

轄甘州五衛附郭、關城、山川、險要、衛所的沿革，是研究張掖軍事史、歷史地理的重要文獻。

本志以《張掖古志（影印本）》所輯《讀史方輿紀要·甘肅鎮》為底本，參考相關史料校點重刊。

《讀史方輿紀要·甘肅鎮》目錄

導言	二一
總叙	二七
甘肅鎮	三五
甘州五衛	四二
肅州衛	五〇
山丹衛	五七
永昌衛	六〇
涼州衛	六三
鎮番衛	七二
莊浪衛	七四

西寧衛	……	八二
附考	……	八六
諸夷附考	……	九一
哈密衛	……	九一

總叙

客謂顧子曰：『子所著《方輿紀要》一書，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之緒論，窮年累月，矻矻不休。至於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核異同。子于是書，可謂好之勤，思之篤矣！後有起者，考求險要，辨別攻守，遠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都邑之間，非子之書，何所適從焉？』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明於匠石之任者，或昧於雕鏤之細。予也未嘗溯江河，登恒岱，南窮嶺海，北上燕冀。間有涉歷，或拘於往返之程，或困於羈旅之次。不獲放曠優游，博觀廣詢，間嘗按之圖畫，索之典

籍，亦舉一而廢百耳。又或了了於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瞶瞶焉。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者，不可勝數也。余之書其足據乎？且孫子有言：「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使信余之書而不取信於鄉導，譬之掩耳而求聞，閉目而求見，所誤必多矣！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關、劍閣，天下之險也。秦人用函關却六國而有餘，迨其末也，拒羣盜而不足。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邱、泛濫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爲敵難。是故九折之坂、羊腸之徑，不

在邛崃之道、太行之山；無景之豁、千尋之壑，不在岷江之峽、洞庭之津。及肩之墻，有時百仞之城不能過也。漸車之澮，有時天塹之險不能及也。知求地利於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際，烏足與言地利哉！善乎，孫子之言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然則變化無窮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圖不能載，論不能詳，而變化於神明不測之心；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者乎！故曰：「方圓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畫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疇。伍兩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陣，李靖以之變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於西北者，可以并東南，而起於東南者，又未嘗不可以并西

北。故曰：「不變之體，而爲至變之用；一定之形，而爲無定之準。」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知此義者，而後可與論方輿。使銖銖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尖必多矣。吾嘗考蒙古之用兵，奇變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略比往古爲最高。彼豈嘗求之於山海之圖、里道之志哉？然則求地利於吾書，無乃猶是刻舟之見乎？吾慮舉足動步或將有礙焉者也。客其益廣所聞，無過恃吾之書也已。』或曰：『審如子言，則鄉導之於地利，重矣！然則子之書，其可廢乎？』曰：『何可廢也？孫子言「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書，亦不可以用鄉導。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轅也，東泛之不可以西楫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

嘗無沮洳之地；東南多水，而未嘗無險仄之鄉，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則泰山不見；十步易轍，則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陷大澤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悟，乃欲執途之人而求其爲鄉導，鄉導其可恃乎哉？何也？鄉導用之於臨時者也，地利知之於平日者也。平日未嘗於九州之形勝、四方之險易，一一辨其大綱，識其條貫，而欲取信於臨時之鄉導，安在不爲敵所愚也？是故先知馬陵之險，而後可以定人魏之謀；先知井陘之狹，而後可以決勝趙之計。不然，曹瞞之智，猶惕息於陽平；武侯之明，尚遲回於子午。乃謂求地利於臨時，而不求地利於平日，豈通論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於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徑出此途者，乃

善於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於攻此城者也。此知之於平日，而不得不資於臨時者也。攻則攻敵之所不能守，守則守敵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處，審緩急之機，奇正斷於胸中，死生變於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爲權衡焉。此固大將之任，而非可問之於鄉導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實用虛之處，既已灼然知之，而後博求之於鄉導，從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豈徒寄耳目於僕夫云爾哉！此吾書所以必不可廢也，且不獨行軍之一端也。天子內撫萬國，外莅四夷，枝幹強弱之分，邊腹重輕之勢，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經邦，凡邊方利病之處，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爲天子綜理民物，則

財賦之所出，軍國之所資，皆不可以不知也。監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則疆域之盤錯、山澤之藪慝，與夫耕桑水泉之利、民情風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來，凡水陸之所經、險夷趨避之實，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亂則由此而佐折衝、鋤強暴，時平則以此而經邦國、理人民，皆將於吾書有取焉耳。』『然則孫子之說，固未當乎？』曰：『非也。孫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軍之本，而鄉導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後可以行軍。以地利行軍，而復取資於鄉導，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凡吾所以爲此書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無所適從者，任天下之事，舉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爲憤痛呼號，扼腕以至

於死也。予小子既已奉遺命，採舊聞，旁搜記載，規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爲一十八部，分爲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來者。』

讀史方輿紀要

卷六十三·陝西十二

甘肅鎮

東至臨洮府、蘭州、黃河一千一百七十五里，南至西寧鎮、黃河一千五百七十五里，西至肅州衛、嘉峪關五百七十里，北至亦集乃地一千五百里。自鎮治至布政司二千六百四十五里。至京師五千四百里。

《禹貢》雍州地。自漢以前，為月氏國地，後為匈奴所據。

《漢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為強國。匈

奴冒頓破月氏，使昆邪王居之。

武帝太初元年，始開置張掖等郡，以斷匈奴右臂。

昭帝以後，與酒泉、武威、敦

煌、金城，并稱河西五郡。

後漢因之。魏、晉仍為張掖等郡。永嘉以後，為張寔所據，稱前涼。呂

光繼之，為後涼。沮渠蒙遜都張掖，稱北涼。後魏以其地屬涼州。西魏又置

西涼州，尋改為甘州。後周復置張掖郡。隋初，郡廢。煬帝又改甘州為張掖郡。唐初，為李軌所據。武德二年，復置甘州。天寶初，亦曰張掖郡。尋沒於吐蕃。大

中間，始復內屬。尋又沒於羌戎。宋天聖以後，爲西夏所據。蒙古得其地，仍置甘州。至元初，置甘肅路總管府。八年，改甘州路總管府。十八年，置甘肅等處行中書省治此，以控河西諸郡。明洪武二十四年，置甘肅等衛。二十六年，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領衛十二，守禦千戶所三。今爲甘肅鎮。

鎮河山襟帶，扼東羌戎。漢武開河西，遏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使不得解讎

合約，爲中國患。劉歆言：『武帝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

掖，以隔婼羌，婼羌，羌別種，見曲先衛。裂匈奴之右臂。』歆又云：『孝武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

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蓋其地跨越邊塞，保阻險，宜畜牧，自古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

也。《漢書志》：『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隔絕南羌。匈奴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輔。昭帝時，益置金城郡，所謂

河西五郡也。天下多事，羣雄恒睥睨於此。

更始初，竇融私謂其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求爲張掖屬國都尉，卒保有五郡，挈以歸漢。晉永康二年，張軌以天下方亂，陰有保據河西之志，乃出爲涼州刺史。蓋祖竇融故智也。遂世有涼土，保境息民，復以兵威懾服西域，雄長一隅幾七十年。

太元初，苻秦并涼，使梁熙爲刺史。十年，關中亂，熙亦圖據涼州，會呂光平西域，引兵還至宜禾。時，光未至敦煌之宜禾縣，當是火州之伊吾谷。詳見後。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

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

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

見後火州。

險阻之要，宜

先守之而奪其水，可以坐制。如以為遠，伊吾關亦可拒也。

見哈密衛。

度此二阨，雖

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不從。光遂據涼州。後十餘年，禿髮、沮渠以及李暠之徒，後先角立，分裂其地，亦皆一再傳而後亡。豈非以山川阨塞，負隅易固哉？北魏主燾平統萬及秦、涼，以河西水草豐美，用為牧地，畜甚蕃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半之，牛羊無數。隋之末也，李軌竊有其地。唐武德二年，克平之，漸有事於西域。

昔人言：『欲保秦隴，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漢人繇此而羌戎賓服者二百餘年。光武以中土初定，未遑外略，閉玉門，謝貢獻。明帝

時復通西域，耿秉所謂破伊吾、折匈奴左角者也。班氏父子，世修其職，厥功炳焉。於是敦煌以東，風塵無警。唐初，得河西地。貞觀中，地益拓，置四鎮。咸亨初，爲吐蕃所陷。長壽元年，復收四鎮。議者請廢之，崔融曰：「太宗踐漢舊跡，竝南山，抵葱嶺，割裂府鎮，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人焉耆之西。今若又棄之，使彼得四鎮，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憚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矣。」乃復守四鎮。《唐書·吐蕃傳》：「初，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禽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開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磧磧，一作積、石、宛秀等軍，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輪臺、伊吾屯田，禾菽彌望。開遠門揭候書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無萬里

行也。』自乾元以後，河西軍鎮多爲吐蕃所陷，而安西北庭，猶爲唐守。貞元中，始陷於吐蕃。自是隴坂以西，皆爲異境，畿輔震驚，烽火時至。蓋河西強兵足食之本也。

武后時，陳子昂言：『涼州歲食六萬斛，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咽喉。地廣粟多，戶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野，倉庾豐衍，瓜、

肅以西，皆仰其餽，一旬不往，士已枵饑。是河西之命，係於甘州矣。且其

四十餘屯，《六典》：『甘州十九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

盡墾發。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若吐蕃大人，則河西何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其後吐蕃入寇，終後世爲邊患。又《徐

邈傳》：『邈爲涼州刺史，修武威、張掖、酒泉鹽池，以收敵穀。又開廣水田，以足邊儲。』

宋時，河西沒於夏，夏以富強。元置行省於甘肅，而西域諸國悉爲附庸。明初，馮勝出蘭州、略甘肅，先破元兵於別力篤山，在涼州北塞外。取西涼，至永昌，下甘州。又敗

元兵於虎刺罕口，在甘州西北。進拔肅州。又進至掃林山，在肅州北。取亦集乃路，次別駕

山，在肅州西塞外。抵瓜沙州，分布戍守，扼塞關隘而還。永樂二年，建哈密等衛，領袖諸

番，藩籬內地。成化以後，哈密爲土魯番殘破。嘉靖中，徙其部落於肅州近境，而棄其地於土魯番。自是西域隔絕，嘉峪以西，聲教不至矣。嘗考河西水草豐饒，訓兵足賦，於屯牧爲宜。昔人云：『屯修於甘，四郡半給；屯修于甘、涼，四郡粗給；屯

修於四郡，則內地稱甦矣。夫耕屯之政，罔牧之設，舊章具在。

明初，置行太僕寺於都司城內，後

皆因之。可勿講歟？』

甘州五衛

甘州左衛

附郭

本匈奴昆邪王地。漢置張掖郡，取『張國臂掖』之義。後漢因之。晉仍為張掖郡。西魏置甘州，取州東甘浚山為名。隋、唐因之，亦曰張掖郡。宋時，西夏改為鎮彝郡，尋曰宣化

府。元初，仍曰甘州。至元初，改為甘肅路。八年，曰甘州路，尋置行中書省於此。明洪武二十四年，置甘肅衛。二十六年，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治此。二十九年，分置甘州五衛，此為左衛。今衛城周十二里有奇，門四。

甘州右衛

附郭

建置同上。今仍設左右二衛。

甘州中衛

附郭

建置同上。

甘州前衛

附郭

建置同上。

甘州後衛

附郭 建置
同上。

張掖廢縣

即今鎮治。漢爲鱧得縣，張掖郡治焉。應劭曰：「鱧得，匈奴王號也。鱧，讀「祿」。後漢仍爲郡治。晉改曰永平縣。後魏因之。後周爲張掖郡治。隋大業初，改爲張掖縣。唐因之，州郡皆治此。元省。劉昫曰：「後魏置張掖軍，孝文改爲張掖郡及縣。」又《通典》云：「張掖縣西北有漢張掖郡故城。」

屋蘭城

在鎮東北。漢置縣，屬張掖郡。元鳳三年，匈奴犯屋蘭，敗去。後漢仍屬張掖郡。晉因之。後廢。

昭武城

在鎮西北。漢縣，屬張掖郡。後漢因之。晉諱昭，改曰臨澤，仍屬張掖郡。後廢。

氐池城

在鎮東。漢縣，屬張掖郡。後漢因之。晉省。隆安五年，沮渠蒙遜自西安舉兵，襲段業，至氐池，衆逾一萬，進逼候塢，業軍皆潰，是也。《舊志》：「候塢在氐池西，去張掖百里。」

西安城

在鎮東。後涼呂光置西安郡。晉隆安二年，段業取西安，因城其地。五年，沮渠蒙遜求爲西安太守，因舉兵擊業而代之。又宋元嘉三年，乞伏熾磐遣太子暮末伐河西王蒙遜，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是也。後魏廢。

侯官城

在鎮北。《後漢志》：「武帝置屬國都尉，以主蠻彝降者。後漢安帝時，張掖屬國別領五城。」五城：侯官、左騎、千人、司馬官、千人官也。晉廢。

祁連城

在鎮西北百九十里。《晉志》：「永興中，前涼張祚置漢陽縣，以守牧地。張元靚改爲祁連郡。呂光因之。後廢。」唐開元十六年，吐蕃寇甘州。涼州將杜賓客破吐蕃於祁連城

下，即故城也。胡氏曰：「城在祁連山旁。」

臨松城

在鎮東南。《晉志》：「前涼張天錫別臨松郡。」太元中，呂光置中田護軍，鎮臨松。隆安五年，南涼禿髮利鹿孤遣將襲沮渠蒙遜於張掖，至萬歲、臨松。義熙五年，禿髮儁檀遣

軍伐蒙遜，掠臨松千餘戶。蒙遜因掠南涼之顯美以報之。宋元嘉二年，西秦乞伏熾磐遣兵襲破臨松，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十七年，魏拔姑臧。沮渠無諱起自晉昌，復拔酒泉，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後魏亦爲臨松郡，領安平、和平二縣。尋改郡爲臨松縣，以二縣并入。後周復省入張掖縣。《五代志》：「後魏臨松縣有臨松山。」顯美，見涼州衛。

建康城

鎮西二百里。前涼張駿置建康郡，屬涼州。後涼因之。後魏廢。唐嗣聖末，王孝杰置建康軍。天寶初，屬河西節度使，後廢於吐蕃。《名勝志》：「高臺所西南四十里，有故建康城。」

蓼泉城

在故建康城西百二十里。晉義熙十三年，沮渠蒙遜遣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以誘西涼李歆。歆發兵應之，蒙遜將兵三萬，伏於蓼泉。歆覺之，引兵還。蒙遜追破之於鮮支澗，城建

康，置戍而還。宋永初二年，歆東襲蒙遜，大敗於懷城。勒兵復戰於蓼泉，爲蒙遜所殺。唐置守捉城於此。《新唐書》：「祁連山北有建康軍，軍西百二十里有蓼泉守捉城。」

弱水城

在鎮西南三百里。西秦乞伏熾磐遣兵破吐谷渾覓地於弱水南。覓地降，置弱水護軍，是也。或云在西寧衛境。

居延城

在鎮西北千二百里。漢縣，屬張掖郡，郡都尉治此。元狩初，又置屬國都尉治焉。其東北有居延澤，亦曰居延海。古文以爲流沙。太初三年，使路博德築遮鹵障於居延澤上，是也。《漢書·武帝紀》：「元狩二年夏，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太初三年夏，路博德築居延。天漢二年夏，詔李陵出遮鹵障。陵將兵出居延北千餘里。」《後漢志》注：「郡都尉治居延。永平十六年，耿秉等出張掖居延塞，擊北匈奴。安帝時，改置張掖居延屬國，別領居延一城。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奏立爲西海郡。」晉因之，仍領居延一縣。後廢。後魏正光二年，柔然國亂，其王阿那瑰、婆羅門相繼來降。涼州刺史袁翻請并存之，分統其民，修西海故城，以處婆羅門。且曰：「西海在酒泉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寇往來之衝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其北即鄰大磧，野獸所聚也。」魏主從之。所謂西海，即居延矣。《括地志》：「漢居延故城，在今張掖縣東北千五百三十里。有遮鹵障。」《通典》：「居延城，亦曰居延塞。」王應麟曰：「顏師古謂居延蓋匈奴中地名，張掖所置縣，以安處所獲居延之人而名。其說非也。河西之未入漢也。霍去病欲攻小月支，則先望居延而濟，乃至天山。李陵欲陟單於庭，必先自居延北出，乃至浚稽。則知居延之出匈奴，乃其要路也。漢既全得月支之地，立爲四郡，則居延又爲酒泉要路。故築塞其上，以扼其來。名以遮鹵，可見其實也。」《通典》：「既於張掖著居延塞，又於酒泉著遮鹵障者，甘州之西，即肅州之東，寇之來路，亘乎兩州之間。故障塞之設，亦亘兩郡。李陵之軍，自遮鹵障北出，亦望遮鹵障南入。可見寇路出入，無不由此也。居延塞，即遮鹵障。」《元志》：「甘州北一千五百里有漢西海郡居延故城，夏人嘗立威福軍於此。元至元二十三年，立亦集乃路總管府。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明初，馮勝拔肅州，進至掃林山，取亦集乃路，是也。

受降城

在居延東北，謂之漢受降城。其東近漢五原縣界。漢武太初元年，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天漢二年，詔李陵出遮鹵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望，即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又昭帝元鳳初，匈奴遣騎屯受降城以備漢。二年，匈奴復遣騎屯受降城。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於入朝。既遣歸，請留居幕南光祿塞，有急，保受降城，是也。後魏太平真君九年，伐柔然，至受降城，無所見，因積糧於城內，置戍而還。因杆，讀「因於」，匈奴中地名也。光祿塞，見榆林鎮。

石城

在居延城北。明正統初，蒙古阿魯台為脫歡所敗死，其部落阿台及朵兒只伯竄據亦集乃路，屢犯甘涼。詔邊帥任禮進勦，破之於石城。復追破之梧桐林，至黑泉而還。別將趙安等又破之於刀力溝，逐出塞千餘里，寇衆幾盡。梧桐林諸處，俱在今塞外。

祁連山

在鎮西南百里。山甚高廣，為河西之鎮。亦曰天山。今詳見名山。

合黎山

在鎮西北四十里。《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即此山也。《括地志》：「合黎山，亦名蘭門山。晉隆安五年，北涼沮渠蒙遜欲圖段業，約其兄男成同祭蘭門山。又名要塗山。一名羌谷。」《廣志》云：「肅州廢會川縣東北有合黎山。」

人祖山

在城東北四十里。其山不毛。又東北五里為人祖山谷口，戍守處也。

甘浚山

衛西南八十里。山綿亘甚遠。距山丹衛三十里，中有泉，味甘冽，州以是名。一名紺峻山。

臨松山

在鎮南一百里。前涼於此置郡。山巖有神驥足跡，亦謂之馬蹄山。《一統志》：「馬蹄山有臨松、青松、丹霞三名。」

三木樓山

在鎮東北塞外。後漢永平十六年，分遣耿秉、秦彭出張掖居延塞，伐北匈奴。絕幕六百里，擊匈奴句林王於三木樓山。建初八年，北匈奴三木樓山部落款五原塞降。蓋匈奴保

聚處也。

川巖

在鎮西南三百五十里。宋永初元年，北涼沮渠蒙遜欲伐西涼，引兵攻西秦浩亶，潛師還屯川巖。西涼李歆因東襲蒙遜，進入都瀆澗。蒙遜擊之於懷城，大敗之。懷城，蓋在川巖之

北、都瀆澗之東。

大柳谷

在鎮東南百里，與山丹衛接境。曹魏青龍三年，張掖柳谷水溢，寶石負圖立於川西，時以為司馬氏之讖也。又晉泰始二年，張掖太守焦勝言：「氐池縣大柳谷口水溢，有玄石之瑞。」

《隋志》：「張掖縣有大柳谷。」

弱水

在鎮西。《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淮南子》：「弱水源出窮石山。」曾氏曰：「弱水出於窮谷。」《通釋》：「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甘州刪丹縣西至合黎山，與張

掖河合。其水力不勝芥，然可以皮船渡。環合黎山，東北入居延澤。居延澤即古流沙云。『晉元熙元年，西秦將乞伏孔子擊吐谷渾，覓地於弱水南，大破之。覓地降，拜爲弱水護軍。其地蓋在今西寧鎮之西塞外。餘詳見川瀆異同。』

張掖水

在鎮西十里。經合黎山下，弱水入焉。《水經注》：『張水歷紺峻山南，與張掖河合。一名鮮水，亦謂之合黎水，又名羌谷水。自吐谷渾界流入。』《一統志》：『張掖河源出擺通川，經祁連山西，出合黎，北流入亦集乃界。河西岸有泉數十處，俱生蘆草，飼秣資焉。』

黑水

在鎮西十三里。即張掖河之別名。或曰：『即張掖河之支流也。』從衛西南山谷間流經此，有黑河橋跨其上。其下流仍合於張掖河。明正德九年，土魯番部長之弟真帖木兒，嘗羈寓甘州，謂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因導叛寇滿速兒謀犯邊云。

沮渠川

在鎮東南。或曰：『即盧水也。』《北史》：『沮渠蒙遜世居張掖臨松盧水。』即此川矣。後人因謂之沮渠川。唐武德八年，涼州將安修仁破叛人睦伽陀於沮渠川，是也。

蒲離侯水

在鎮北塞外。漢本始元年，分道擊匈奴。范明友出張掖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侯水，即此。

居延海

在故居延城東北。亦曰居延澤。志云渡張掖河，出合黎峽口，傍河東墻，屈曲行千五百里，至居延海。《唐書》：『居延海，在寧寇軍東北。武后垂拱初，同羅、僕固等部叛命，劉敬

同等出居延海討之，同羅、僕固皆敗散。『寧寇城，見山丹衛。』

千金渠

在鎮西。《漢志注》：『千金渠西至樂瑄入澤中，或謂之樂得渠。』樂瑄，見肅州衛。

陽化渠

在鎮南六十里。又南十里，有陽化西渠。又有梨園堡渠，在鎮南百里。《舊志》云：『衛境之渠以數十計，俱有溉田之利。』

赤柳澗

在鎮西南三百三十里，與肅州衛分界處。《通典》：『赤柳澗，在肅州東南二百里。』

赤泉

在廢氏池縣北。晉義熙二年，禿髮儁檀伐沮渠蒙遜。蒙遜嬰城固守，儁檀至赤泉而還。又窮泉，在衛東南。晉義熙六年，禿髮儁檀伐沮渠蒙遜，戰於窮泉，大敗而還。

均石戍

在鎮東。裁晉時為張掖西郡分界處。義熙三年，南涼禿髮儁檀自姑臧伐沮渠蒙遜。蒙遜與戰於均石，大破之，遂克西郡，是也。

人祖山口

在鎮東北四十五里。又鎮西南七十里有大小磁窑山，又西南有甘浚山口，俱戍守處。

通遠山口

在鎮南八十里。又南十里為順化口。又十里為宣政、陽化、和寧諸口。又十里為大慕化、小慕化及洪水等山口。諸口皆通祁連山，設兵戍守。

沙河堡

在鎮西八十里。又西有甘浚、高臺二堡。又小滿堡，在沙河堡南。又東南有黑城堡。以上五堡，屬甘州左衛，有官軍戍守。

長樂堡

在鎮西北。又衛南有大滿、順化二堡。西北有平源堡。俱屬右衛官軍戍守。

鎮平堡

在鎮東南。又鎮南有小慕化堡。西有撫彝堡。西北有平川、胭脂共五堡。向俱屬甘州中衛，官兵戍守。

柳樹堡

在鎮西北。又鎮東南有古城、洪水、東樂三堡。向俱屬甘州前衛，官兵戍守。志云古城堡在鎮東南四十里。又東四十里爲東樂城。又東五十里，即山丹衛云。

板橋堡

在鎮西北二百里。向屬甘州後衛，官兵戍守。嘉靖末，寇嘗犯此。督臣王崇古等議移兵於高臺所，以便聲援，是也。又張欽堡，在鎮西南。嘉靖初，官軍敗土魯番於此。

鞏筆驛

在鎮西南。唐開元十五年，回紇部人護輸，襲殺河西節度使王君奭於此。

仁壽驛

在鎮東南十里。又西城驛，在鎮西四十里。又西四十里，即沙河堡。又西四十里，即撫彝驛。又西四十里，則高臺千戶所也。

肅州衛

鎮西五百里。西至廢瓜州五百二十里，北至廢亦集乃路五百里，西南至赤斤蒙古衛界五百里。

漢以前爲月支國地，後爲匈奴所據。武帝太初元年，開置酒泉郡。

劉昫曰：『城下有金泉，其

味如酒，因以爲名。』後漢及魏晉因之。西涼李暠遷都於此。後魏亦爲酒泉郡。劉昫曰：『後魏初，置酒泉

軍。太和中，改爲郡。』《通典》亦曰：『後魏有酒泉郡。今《魏收志》不載也。』隋初，郡廢，始置肅州。煬帝初，州廢，以其

地屬張掖郡。唐復置肅州。天寶初，亦曰酒泉郡。宋沒於西夏。元爲肅州路。明初，改爲肅州衛。今因之。

衛迫臨邊徼，通道羌戎，河山環帶，稱爲要會。

《邊略》：『甘肅邊自金城至嘉峪，長一千六百餘里，西控西

域，南迫羌界，北當要衝。而肅州地居絕塞，孤懸天末，尤爲控扼之要。』明洪武五年，馮勝下河西，雖置抵玉門，而嘉峪以

外皆爲羈縻地。嘉靖中，割棄哈密，嘉峪益爲極邊矣。夫棄敦煌而事酒泉，則玉門以外，聲勢遙隔，此蕃戎所以生心，邊備所以日棘也。有遠馭之略者，其亦取鑒於漢、唐之成算哉。

酒泉廢縣

今衛治。漢福祿縣也。《通典》曰：『縣有古長城，漢遮鹵障也。』隋初，廢酒泉郡，置酒泉縣，為肅州治。煬帝初，州縣俱省。義寧元年，復置酒泉縣。唐武德二年，仍為肅州治。

後沒於吐蕃。今衛城周八里有奇，門三。

福祿城

衛東南五十里。漢縣，為酒泉郡治。魏、晉因之。隋亦為福祿縣，初屬肅州。大業初，屬張掖郡。唐改屬酒泉郡。劉昫曰：『唐福祿縣，漢樂涇縣地也。』武德二年，於樂涇故城置福祿縣。

樂涇城

在衛東二百五十里。漢縣，屬酒泉郡。後漢因之。晉仍屬酒泉郡。前涼張氏分樂涇屬建康郡。隆安初，沮渠蒙遜起兵臨松。其從兄男成亦聚眾數千屯樂涇，進攻建康，推太守段業

為涼州牧，是也。義熙初，西涼李暠以張體順為建康太守，鎮樂涇。後周廢樂涇入福祿縣。

玉門城

在衛西二百里。漢縣，屬酒泉郡。後漢因之。闕駟曰：『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因名。』晉仍屬酒泉郡。《五代志》：『後魏嘗置玉門郡於此。西魏大統十二年，涼州刺史宇文

仲和據州叛。瓜州民張保據州城應之。晉昌民呂興亦據郡應保。宇文泰遣史寧至涼州，保遣州主簿令狐整將兵救仲和。整行及玉門，還擊保，先克晉昌，進擊瓜州。保奔吐谷渾。所謂玉門，即此城也。』《唐志》：『河西節度

使統玉門軍，在酒泉郡西二百里，即漢故縣城矣。』宋白曰：『縣石門周匝山間，徑二十里，眾流北入延興海。』唐開元十五年，吐蕃陷瓜州，進攻玉門軍。五代晉天福三年《高居誨使於闐記》：『自肅州西渡金河百里，出天

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亦即玉門城矣。』

綏彌城

在衛西。漢縣，屬酒泉郡。後漢改曰安彌。魏、晉因之。晉太元十年，呂光自西域還，涼州刺史梁熙遣其子胤等拒之於酒泉。光遣將彭晃等與胤戰於安彌，破擒之。或譌安珍縣。義熙二年，沮渠蒙遜襲李暠於酒泉，至安珍。即安彌也。後魏廢。

延壽城

在衛西南。後漢置縣，屬酒泉郡。晉因之，後廢。又驛馬城，在衛西。晉置縣，屬酒泉郡。後廢。

會水城

在衛東北。漢縣，屬酒泉郡。闕駟曰：「衆水所會，故曰會水。」又縣有堰水障，爲北部都尉治。東部障，爲東部都尉治。後漢因之。晉仍屬酒泉郡。後廢。

乾齊城

在衛西北。乾，讀「午」。漢縣，屬酒泉郡。有西部障，西部都尉治。後漢因之。晉改屬敦煌郡。後廢。

沙頭城

在衛西二百五十里。漢縣，屬酒泉郡。後漢因之。晉惠帝分屬晉昌郡。隆安四年，北涼酒泉太守王德叛，稱沙州刺史。段業使沮渠蒙遜討之。德奔晉昌。蒙遜追破之於沙頭，是也。

會稽城

在玉門故城西。漢沙頭縣地。晉惠帝元康五年，分置會稽縣，屬晉昌郡。西涼李暠因置會稽郡。後魏因之。《五代志》：「會稽郡在漢玉門縣界。後周廢郡，并會稽、新鄉、延興三縣地爲會稽縣。」隋開皇中，改爲玉門縣，以漢玉門縣并入焉，屬瓜州。唐亦爲玉門縣，屬肅州。貞觀中，縣廢。《通典》：「苻堅徙江淮人萬餘戶於敦煌，中州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戶。西涼武昭王遂以南人置會稽郡，中州人置廣夏郡。」廣夏城，今見沙州衛。

涼寧城

在衛東北，後涼所置郡也。晉隆安五年，沮渠蒙遜所部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於西涼。《魏收志》：『涼寧郡，領園池、貢澤二縣。西魏廢。』

威遠城

在衛北。《唐志》：『肅州有酒泉、威遠二守捉城。又曲尤城，在衛西。衛北又有胭脂城，蓋西夏時所置。』

威鹵城

在衛東北。又有天倉墩、毛目等城，皆近塞，接亦集乃城。志云衛東北有白烟墩等城堡，俱嘉靖間築。又白城子，在衛東北百二十里。《元志》：『在黑水河西。』《五邊考》：『嘉靖

末，嘉峪關屬部落曰羔刺等族，因哈密失守，徙居肅州之白城山。即白城子矣。』

金塔寺城

衛東北六十里，亦曰金佛堡。嘉靖七年，遷哈密種於此。其相近者，又有魏城及魏里城。又鉢和寺，亦在衛北。嘉靖中，以鉢和寺境外閒地，給哈密種人寄住，是也。

崆峒山

在衛東南六十里。《括地志》：『古西戎地。司馬遷謂黃帝披山通道，西至崆峒，指此山也。』《九州要記》：『近崆峒山頂有魏太祖塚。』魏太祖，拓跋珪也。

嘉峪山

在衛西六十里。山之西麓，即嘉峪關。一名玉石山，一名璧玉山。《穆天子傳》：『天子巡黑水，至璧玉之山。』即此。

崑崙山

在衛西南二百五十里，南與甘州山連。其巔峻極，經夏積雪不消，俗呼雪山。志云山有崑崙之體，因以為名。或曰即《禹貢》之西戎崑崙也。周穆王西巡，至崑丘，見西王母於此。漢平帝

時，金城塞外羌獻魚鹽之地，遂得西王母石室云。或謂之小崑崙。

九龍山

在衛南二百里。《通典》：『酒泉縣有九龍山。』是也。又有獨登山，志云在廢玉門縣北。有鹽出巖石上，美於海鹽。其相近者，又有神雨山。

西侯山

在衛西北塞外。漢本始元年，道伐匈奴。趙充國出酒泉塞千八百餘里，至西侯山，是也。亦作侯山。

黑山

在衛北。屹立沙漠中，黑水經其下，為北面之形勝。

討來河

在衛北百里。源出雪山，東流三百里，入於鎮彝所之黑河。

沙河

在衛東四十里。源亦出雪山。又清水河，在衛北四十里，下流俱會於討來河。

黑水

在衛西北十五里。自沙漠中南流，經黑山下，又南合於白水。《通典》：即《禹貢》之黑水也。出張掖郡西北境之鷄山，南流至敦煌郡，經三危山云。

白水

在衛西南二十里。源出衛北山谷中，黑水流合焉。又有紅水，在衛東南三十里。源亦出衛南山谷中，西流會於白水，入西寧鎮之西海。

金河

在衛西。《高居誨使于闐記》：『從甘州而西，始涉沙磧。又西北行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云。唐人有金河戍。』

呼蠶水

在衛東，亦名福祿水。《漢志》注：『呼蠶水出南羌中，東北至會水入羌谷。羌谷水，即張掖河也。』《寰宇記》：『呼蠶水，一名潛水。』

榆樹泉

在嘉峪關外。嘉靖中，邊臣楊博請建墩臺於榆樹泉，以厚邊防，是也。

嘉峪關

在衛西嘉峪山下。山之西，即關口。明初，收河西地，西抵玉門，北至沙漠，而仍以嘉峪為中外巨防。弘治七年，閉嘉峪關，絕西域貢。八年，甘肅巡撫許進等出嘉峪關，入哈密，土魯番遁走。正德十六年，土魯番大掠嘉峪附近諸部。自嘉靖以後，土魯番侵擾益甚，嘉峪之防日急。隆慶以後，勢始衰息。

文殊山口

在衛西南三十五里。又西南二十里有硫黃山口。東南有寒水石山口、紅山口、觀音山口，俱衛卒戍守。

土隗口

在衛北塞外。宋大中祥符二年，契丹伐回鶻，破肅州。先是，契丹將蕭圖王伐回鶻，入甘州。至是，復破肅州，盡俘其民，修土隗口故城以實之。

永寧堡

在衛東。又衛南有永安、永清等堡。衛東南有永定鹽池等堡。志云：『鹽池堡，在衛東百三十里，亦曰鹽池驛，接鎮彝千戶所。』

臨水堡

在衛東四十里。亦曰臨水驛。又東四十里為河清堡。亦曰河清驛。成化中，罕東番嘗犯此。又老鸛窠堡，在衛西。嘉靖七年，土魯番嘗犯此。

土兒壩

在衛西境。又西為沙子壩。正德中，土魯番入寇，官軍敗績於此。又僊人壩，亦在衛西境，番族所居也。

守樂烽

在衛西南三百四十里。宋白曰：『唐肅州與瓜州分界處。』

馬廟

在衛東。晉義熙六年，沮渠蒙遜伐西涼，敗其世子歆於馬廟。蓋祭馬祖之處，因名。

山丹衛

鎮東南百八十里。東至永昌衛一百九十里，南至番界二百七十里。

漢張掖郡地。東漢末，屬西郡。晉因之。後魏仍屬西郡。西魏郡廢，縣屬甘州。大業初，仍屬張掖郡。唐屬甘州。宋爲西夏所據，置甘肅軍於此。元爲山丹州。明初，改置山丹衛。今亦設山丹衛。

衛密邇張掖，聯屬諸城，南隔番戎，北控沙漠。甘肅有事，衛其肘腋地也。嗚咽爲虞，可無意外之防哉！

刪丹廢縣

即今衛治。漢縣，屬張掖郡。後漢末，改屬西郡。晉因之。後魏曰山丹縣，仍屬西郡。西魏屬甘州。大業初，復曰刪丹縣，仍屬張掖郡。唐屬甘州。西夏亦為刪丹縣。元曰山

丹州。明初，改州為衛。今衛城周七里，有奇。

日勒城

在衛東南。漢縣，屬張掖郡。元鳳三年，匈奴分三隊入寇。日勒、屋蘭、番和皆敗去。《漢志注》：「縣有澤索谷，郡都尉治此。澤，讀「鐸」。後漢因之。獻帝分置西郡，治日勒縣。晉亦

為西郡治。志云自姑臧西北出張掖，其間有大嶺。度嶺而西，西郡當其要嶺，謂刪丹嶺也。隆安二年，後涼段業據建康，使沮渠蒙遜攻克西郡。於是，晉昌、敦煌諸郡皆降。後魏改置永寧縣，為西郡治。西魏郡廢，又改縣曰弱水。後周復省縣入山丹。

金山廢縣

在衛東。後周置縣，屬甘州。尋省。

萬歲城

在衛東南。晉置縣，屬西郡。南涼禿發利鹿孤遣將襲沮渠蒙遜，至萬歲、臨松。此即萬歲城也。後廢。宋白曰：「隋煬帝始并萬歲縣入刪丹。」

焉支城

亦在衛東南。後魏置縣，屬番和郡。因焉支山以名。隋并入番和縣。番和，今見永昌衛。

寧寇城

在衛北。《唐志》：「渡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疇，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初曰同城守捉，屬刪丹縣。武後初，同羅、僕固等部叛。劉敬同討破之於居延海，敕

僑置安北都護府於同城，以納降者，即守捉城也。『天寶二年，改爲寧寇軍。《通典》：『張掖郡北界傍張掖河，屈曲過同城鎮，至峽口烽，總三千七十八里。又寧寇軍東北，即居延海云。』胡氏曰：『寧寇軍，在涼州東北千餘里。』

焉支山

衛東南百二十里。《舊志》云：『在番禾縣界。漢元狩二年，霍去病擊匈奴，過燕支山千餘里，匈奴既失此山。歌曰：「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是也。隋大業五年，煬帝

伐吐谷渾，還出張掖，至燕支山。高昌、伊吾及西域二十七國皆謁於道左。唐哥舒翰嘗建神祠於山麓。《西河舊事》云：『焉支山，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上有松柏五木，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山同。一名刪丹

山，亦曰刪丹嶺，又名丹嶺。』餘見涼州衛洪池嶺。

甘浚山

衛西北三十里，連亘於甘州境內。中有三石洞，下有泉。又紅寺山，在衛北二十里，其山土色多紅。志云衛城北三里有花門山。

葱谷

在衛東。晉隆安初，沮渠蒙遜據金山。呂光遣子纂敗之於葱谷。胡氏曰：『葱谷，在刪丹縣境內。』是也。

南草湖

在衛城南，周迴九里。又西草湖，在城西十里，周迴七里，與南草湖水皆可灌田。

紅鹽城

在衛北五百里，池產紅鹽。又居延澤旁亦有池，產白鹽，采之不竭。

紅寺山口

衛北二十五里。志云衛南百餘里有靜寧山、和寧山、無虞山、寧番山等四口。

石峽口

在衛東八十里。兩峯相對，下有石井。今石峽口堡及石峽口驛，俱置於此。又東四十里，即永昌衛之水泉兒驛。

新河堡

衛東四十里。正德中，邊將張鵬等敗寇於新河北山坡，即此。又東四十里，即石峽口堡也。

永興堡

在衛東南。又東南有暖泉、大黃山等堡。衛西南又有洪水山、洪水店等堡。

靖安堡

在衛西。成化中，寇嘗犯此。官兵禦却之。又寧遠堡，在衛東二百里，本屬永昌衛。隆慶中，改今屬。衛境口堡，向俱設軍戍守。

赤亭

在衛西北。唐開元八年，突厥將噶欲破拔悉密於北庭，還出赤亭，掠涼州羊馬。唐兵邀之於刪丹，為所敗。《唐志》：『刪丹縣有赤亭。』

永昌衛

在鎮東南三百十里。東至涼州衛百五十里，西至山丹衛一百九十里。

漢張掖、武威二郡地。後漢及魏晉因之。後魏置番和郡。後周改置番和鎮。隋

屬涼州。大業中，屬張掖郡。唐仍屬涼州。宋初，為西涼府地。時，為西番所據，羈屬於宋。景

德中，沒於西夏。元初，仍屬西涼府。至元十五年，置永昌路。以永昌王宮殿所在而名。明初，改

置永昌衛。衛城周七里有奇，門四。今因之。

衛唇齒姑臧，形援張掖，襟山帶水，戰守有資，河西一線，衛其東西孔道也。

番禾城 在衛西。漢置番禾縣，屬張掖郡，農都尉治此。番，讀曰「盤」。後漢曰番和縣。晉仍曰番和，改屬武威郡。後涼呂光置番禾郡。後魏因之，亦曰番和郡。西魏末，突厥假道番和襲

吐谷渾。隋曰番和縣，屬涼州。唐復曰番禾，仍屬涼州。天寶三載，以山出醴泉，改為天寶縣。後廢於吐蕃。

彰縣城 亦在衛西。《魏收志》：「番和郡，領彰縣及焉支縣。」《隋志》：「開皇中，併力乾、安寧、廣城、彰、焉支五縣入番和縣。」

鸞鳥城 在衛西南。漢置鸞鳥縣，屬武威郡。後漢因之。建光初，護羌校尉馬賢自金城、令居追叛羌於鸞鳥。又永康初，段熲擊破西羌於鸞鳥，是也。晉縣廢。唐以其地置神鳥、嘉麟二縣，屬

涼州。後沒於吐番，縣廢。劉昫曰：「鸞鳥，讀曰鶴雀。唐置嘉麟縣。此鸞鳥故城。其神鳥縣，則鸞鳥縣地也。」

金山

在衛北二里。晉隆安初，沮渠蒙遜攻後涼臨松郡，拔之，屯據金山。又義熙十三年，沮渠蒙遜遣其將襲烏啼部，大破之。烏啼，部蓋在金山之西。《舊志》：「山本屬山丹。」《魏氏春

秋》云：「刪丹縣金山元川溢。」《五代志》：「張掖郡刪丹縣有金山。山蓋亘於番和、山丹兩縣間也。」

青松山

衛南八十里。一名大黃山，一名瑞獸山。一山而連跨數處。又鸞鳥山，在衛西南。漢縣以此名。羣山連亘，與青松、白嶺諸山皆相接。

白嶺山

在衛西南。山頂冬夏積雪，望之皓然，寒氣異於他處，鳥飛不下。其東與涼州南山相連，亦名雪山。

水磨川

衛西南二十里。一名云川。源出鸞鳥山之平羌腦兒都山口。水勢洶激，能轉水磨，因名。今城東有三岔河流合焉。又考水河，在衛西南六十里。東北流，入於水磨川。

蹇占口渠

在衛東二十里。源出雪山，經蹇占山口，下流合水磨川，分爲九渠。衛境之田藉以灌溉。

恩宿川

在衛西。晉太元初，苻秦將苟萇等伐涼，至河西。遣別將馬暉等西出恩宿，邀張天錫走路，期會姑臧。暉等行澤中，值水失期處也。

暖泉

在衛西南三十五里。二穴湧出，四時嘗溫，東北流入水磨川。《通志》：「衛東北有白鹽池、青鹽池。」

水磨川關

在衛西二十里。又衛西有白石崖山。衛西南有平羌山、腦兒都山、鸞鳥山。衛南有一顆樹山。衛東南有土魯干山、長城山，凡七口。向俱設衛卒戍守。

樂善堡

在衛東。又真寧堡，在衛東二十里。真寧驛亦置於此。又東二十里，即涼州衛之沙河堡。

水磨川堡

在衛西四十里。又西五十里為水泉兒堡，有水泉兒驛，接山丹衛界。又高古堡，在衛西八十里。天啓中，設守備駐守於此。又有永寧堡，在衛西北六十里。其相近又有官家堡、衛境口

堡，俱官軍戍守處。

苕藿戍

在衛西。《舊志》云：『在漢張掖郡番禾縣界。晉隆安初，後涼三河太守沮渠翹粥以吕光猜忌，謂其兄羅仇曰：「若勒兵向西平，出苕藿，奮臂一呼，涼州不足定也。」義熙七年，南涼禿髮

儁檀自樂都伐北涼，五道俱進，至番和、苕藿，掠五千餘戶而還。九年，沮渠蒙遜自姑臧西如苕藿，遣兵襲卑和等部。』是也。

涼州衛

在鎮東南五百里。東至靖遠衛六百里，東南至臨洮府蘭州六百三十里，南至西寧鎮三百六十里，北至鎮番衛百九十里。

周時爲狄地。漢初，爲匈奴休屠王地。

《通典》：秦興匈奴既失甘泉，使休屠渾邪王居此。劉昫曰：秦時月支戎所據也。甘泉，見西安

府涇陽縣。

武帝元狩二年，《地理志》作太初四年，誤。

匈奴休屠王降，置武威郡。後漢因之。魏晉時，涼

州并理於此。前涼張軌、後涼呂光，皆據其地。

呂光改武威太守爲涼都尹。

北涼沮渠蒙遜亦嘗

遷都於此。後魏亦曰武威郡，兼置涼州。隋初，郡廢州存。煬帝初，復改州爲

郡。唐初，爲李軌所據。武德二年，復置涼州。

景雲初，置河西節度治於此。開元中，又置赤水軍於城內。

天寶初，曰

武威郡。廣德初，沒於吐蕃。咸通四年，收復。旋又荒棄。後唐長興四年，復

來屬，置歸義軍於此。周顯德中，涼州復絕於中國。宋初，爲涼州府。

西番所據也。

尋沒於西夏。元初，仍曰西涼府，尋改西涼州，屬永昌路。明初，改置涼州衛，今

因之。

衛山川險厄，土田沃饒。自漢開河西，姑臧嘗爲都會。魏晉建置州鎮。張軌以後，恒以一隅之地，爭逐於羣雄間。魏太武燾滅北涼，敕太子晃曰：『姑臧城東西二門外，湧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五代史》：『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匹。漢班固所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是也。西夏得涼州，故能以其物力侵擾關中，大爲宋患。然則涼州不特河西之根本，實秦隴之襟要矣。

姑臧廢縣

今衛治。漢置縣，爲武威郡治。晉因之，又爲涼州治。張軌、呂光并都於此。後魏武威郡治林中縣。或曰即故姑臧也。西魏仍曰姑臧。隋、唐皆因之。宋沒於西夏。元廢。《西河舊

事》：『姑臧城，秦月氏戎所據。匈奴謂之蓋臧城，語訛爲姑臧也。』王隱《晉書》：『涼州城有龍形，一名卧龍城，南北七里，東西二里，本匈奴所築。張氏居之，又增築四城箱，各千步，并舊城爲五。』《張駿傳》：『駿於姑

臧城南築五殿。四面各依方色，四時遞居之。其中又起謙光殿。宮門南曰端門，東曰青角門，中城之門曰廣夏門，北曰洪範門，南曰涼風門，東曰青陽門。又東城亦曰講武城，北城亦曰玄武圃。』太元初，苻秦滅涼，改謙光堂曰宣德。十年，呂光據有姑臧，復曰謙光。隆安初，郭騰作亂，以二苑之衆，燒洪範門，不克，據東苑以叛。三年，呂纂作亂，帥壯士逾北城，攻廣夏門。其弟宏率東苑之衆，斧洪範門。呂紹將齊從守融明觀拒之，不克。纂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四年，宏復以東苑之兵作亂，敗死。又是年，纂襲北涼，圍張掖。南涼秃髮傉檀聞之，乘虛襲姑臧。纂弟偉憑北城自固。傉檀置酒朱明門，大饗將士，耀兵青陽門，掠八千餘戶而去。五年，後秦將姚碩德伐涼，取姑臧。義熙二年，後秦主興以姑臧授秃髮傉檀。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傉檀逼遣尚。尚出自青陽門。傉檀入自涼風門，大宴群臣於宣德堂。蓋姚秦復改謙光曰宣德也。四年，姚興遣子弼等襲姑臧，不克。弼退據西苑。興復遣姚顯等繼進。顯至，遣善射者孟欽等挑戰於涼風門。傉檀遣將斬之，乃還。六年，姑臧入於沮渠蒙遜。八年，蒙遜自張掖徙姑臧。宋元嘉十六年，北涼爲後魏所滅。《敦煌雜錄》：『姑臧城內有沮渠蒙遜所造七級木浮圖，因名七級城。又檀道鸞築土爲城，若盤龍狀，四隅有頭尾兩翅，一名鳥城也。』《新唐書》：『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舊城匈奴所築。張氏增築四城。餘二城，又後人所築也。其東西廂城，亦曰東西苑城。』至德二載，河西兵馬使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作亂，殺節度使周泌。武威七城，破據其五。度支判官崔稱等以二城堅守，討平之。廣德初，爲吐蕃所陷。咸通四年，沙州防禦使張義潮收復涼州。尋爲西番所據。後唐長興四年，涼州內附。周顯德二年，復沒於西番。宋初，亦爲羈屬地。至道二年，丁惟清知西邏輯庫涼府，言涼州周迴二十里，東界源州，南界雪山、吐谷渾、蘭州，西界甘州，北界吐蕃，州城周四十五里。又有融明觀，亦前涼所建，在廣夏門內，是也。夏人仍爲西涼府治。元爲西涼州治。志云今衛城周十一里有奇，門四。東北二

里。又有姑臧舊城遺址。

武威城

在衛西北。漢縣，屬武威郡。後漢因之。晉省入姑臧。

休屠城

在衛東北。漢縣，屬武威郡。因故休屠王城以名。《漢志注》：『縣有熊水障，武威都尉治。又北部都尉治休屠城。』太初三年，伐大宛，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是也。後

漢仍屬武威郡。晉縣廢。隆安初，後涼張捷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於休屠，以應郭麇，即此。《水經注》：『姑臧城西有馬城。東城，即漢休屠故縣。』

顯美城

在衛西北。漢縣，屬張掖郡。後漢改屬武威。三國魏黃初二年，涼州刺史張既擊盧水叛部於顯美，破平之。晉仍屬武威郡。隆安五年，南涼禿髮檀攻後涼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即此。後周

廢入姑臧縣。

宜盛城

在衛西。《魏收志》：『涼州武安郡領宜盛一縣。』《隋志》注：『後魏子圖置武安郡，治襄武縣。并西魏廢。』

武興城

在衛西北。晉永寧中，張軌以秦、雍移人置武興郡。《魏收志》：『武興郡領晏然、馬城、休屠三縣。王莽時，改休屠爲晏然。張軌蓋析休屠置晏然、馬城二縣也。』晉隆安三年，後秦姚

碩德攻後涼呂隆於姑臧，以降將姜紀爲武威太守，屯據晏然，即武興矣。西魏時，郡縣俱廢。唐武德八年，涼州叛，陸伽佗寇武興，即故城也。

石頭城

在衛東。晉大寧初，劉曜軍河上，聲言攻涼州。張茂屯石頭以拒之。胡氏曰：『石頭在姑臧城東。』志云衛西南八十五里有石頭山。』

清塞城

在衛東南。晉太元初，苻秦將梁熙、苟萇等伐涼。涼將馬建退屯清塞。既而萇等敗涼，常據兵於洪池，遂入清塞。清塞，蓋與洪池嶺相近。又金昌城，在衛南。晉太元初，秦將苟萇等人清

塞，敗涼兵於赤岸。張天錫自金昌城出戰，敗還姑臧。胡氏曰：『金昌城，在赤岸西北。』

白亭城

在衛西北五百里。唐白亭軍也。武後長安初，以郭元振至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先是，州境廣輪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元振始於南境峽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

亭軍，控其衝要，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開元中，亦曰白亭守捉城、和戎城，今甘州東南古浪所也。

大斗城

在衛西二百里。《新唐書》：『本赤水守捉城也。』亦曰赤水軍，本名赤烏鎮，有赤烏泉。西魏時，置戍於此。廢帝欽二年，吐谷渾叛。魏通使於齊。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襲執其使

者於赤泉。唐因置赤水軍，幅員五千一百八十里，軍之最大者。開元十六年，改爲大斗軍，因大斗拔谷爲名，屬河西節度使。天寶六載，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斗軍副使，是也。《通典》：『赤水軍，在涼州城內。蓋改赤水爲大斗，因移軍於城內，仍存舊名也。』

交城

在衛西二百里。亦曰交城守捉。又衛南二百里有烏城守捉。俱唐開元中置，屬河西節度使。或謂之張掖守捉城。《一統志》：『衛東北三十里有永昌城，元永昌路本治於此。』

天梯山

衛南八十里。山路崎嶇，層折而上，因名。晉大興二年，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衆處也。宋元嘉十六年，魏主燾議伐涼州，李順等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灌溉。』後以虛妄獲罪，是也。

臧南山

在衛西南百二十里。上多積雪，亦名雪山。《一統志》：『姑臧界有第五山，清泉茂林，懸崖石室，自昔爲隱士所居。』又西山，在衛西二十里。中有蓮花峯，甚高聳。

大斗拔谷山

衛西二百里，山甚高險。隋大業五年，伐吐谷渾，自張掖東還。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雪晦冥，士多凍餒死者。唐武德初，西突厥闕度設爲李軌所敗，竄於達斗拔谷，尋爲軌所滅。貞觀八年，李靖討吐谷渾還，上遣使勞軍於大斗拔谷。又開元十四年，吐蕃自大斗拔谷攻甘州，焚掠而去，是也。亦作達斗拔谷云。

石驢山

在衛西南。志云在姑臧西南長寧川之西北。張寔討曹祛於晉昌，自姑臧西逾石驢。又秃髮儁檀爲沮渠蒙遜所敗，其將折掘其鎮據石驢以叛，是也。長寧川，見西寧鎮長寧谷。

洪池嶺

在衛東南，涼州之大山也。晉太元初，苻秦梁熙等伐涼。張天錫遣將常據軍於洪池，爲秦所敗。隆安二年，羌酋梁饑攻後涼西平。秃髮烏孤欲救之，左司馬趙振曰：『呂氏尚強，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烏孤擊饑，大破之，遂取嶺南五郡。嶺，即洪池嶺。五郡：廣武、西平、樂都、湟河、澆河，皆在洪池嶺南也。《唐志》：『涼州有洪池府。』又姑臧有二嶺：南曰洪池嶺，西曰刪丹嶺。後涼楊穎諫呂纂曰：『今疆宇日蹙，崎嶇二嶺之間。』是也。自刪丹嶺以西，謂之嶺西。張氏以後，西郡、張掖、酒泉、建康、晉昌，皆謂之嶺西地云。

可落峽

在衛東南。隋開皇二年，突厥寇蘭州。涼州總管賀樓子幹敗之於可落峽。志云山無草木，曰峽。

高草原

在衛西北塞外。隋開皇三年，秦州總管竇榮定等出涼州，與突厥相拒於高草原，却之。

白亭海

在衛東北。衛西南有五澗谷水流入。以水色潔白，故名。一名小闊端海子。《高居誨使于闐記》：『自靈州過黃河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牙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渡白亭海，乃至涼州。』蓋自靈州西，出涼州，白亭海為必經之道。

豬野澤

在衛東北三百里。一名都野澤，亦曰休屠澤，又名涼澤。《禹貢》：『原隰底績，至於豬野。』是也。《漢志》注：『休屠澤，在武威縣東北。古文以為豬埜，其上承武始澤。』晉元興初，禿髮儁檀攻後涼，至昌松，徙涼澤段冢民五百餘戶而還。段冢，其地與涼澤蓋相近。

武始澤

在衛西。亦曰武始大澤。晉永和十一年，涼張祚之亂，宋琨起兵武始大澤以攻姑臧，是也。

五澗

在衛東。《水經注》：『五澗水，出姑臧城東，西北流，注馬城河。晉義熙二年，姚興以姑臧授禿髮儁檀。儁檀軍於五澗，遂入姑臧，是也。又有五澗，在洪池嶺南。宋永初二年，沮渠蒙遜遣沮渠鄯善伐西秦，敗於五澗。既又遣沮渠成都耀兵嶺南，遂屯五澗，為西秦將出連虔所敗。』

赤彌干川

在衛西五十里，與衛東南百五十里之黃羊川，俱分流灌田，民資其利。

三岔溝

在衛東南。成化中，土達滿四作亂。四，本名「俊」。明初，徙降部於邊地。俊居涼州三岔溝，謂之滿家營。至是據石城作亂，官軍討平之。石城，見固原州。

靈泉池

在衛治南。後涼呂光嘗宴羣臣於此。又有紅泉，《一統志》：「在衛東五十里，水色微紅。」

甘泉關

在衛西。《唐志》：「涼州有甘泉關。」又雜木口關，在衛東三十里。又衛西南有奄公山，衛南有尙哥兒山、東山、乾溝山，衛東南有黃羊川、下古城等口。向俱設衛卒戍守。

白雅孤口

在衛北。明朝正統中，王驥討叛人，使趙安由涼州逾白雅孤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為犄角。蓋其地皆近塞外。

赤岸戍

在衛南。晉太元初，秦苟萇等敗涼兵於洪池，入清塞。張天錫使其將趙充哲拒戰於赤岸，敗死。天錫出金昌城自戰。城內又叛，天錫奔還姑臧。胡氏曰：「赤岸在枹罕。」

按：自清塞至姑臧，皆在百里內外，枹罕去姑臧遠矣。

胡阮戍

在衛西。晉隆安五年，禿髮傉檀攻後涼，耀兵姑臧，壁於胡阮，即此。義熙六年，沮渠蒙遜圍姑臧。傉檀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佗為質於蒙遜以請和，歸至胡阮，逃還。

姚家砦

在衛東北。正德中，邊將蘇泰等敗寇於此。又暖泉砦，在衛東。衛東北又有紅水砦。

扒里砦

在衛東北。與衛東之暖泉砦及莊浪衛之扒沙城，俱爲甘肅寇門。又有苦水墩，在衛西。嘉靖初，官軍大破西海寇於此。

懷安堡

在衛西五十里，有懷安驛。又西四十里有柔遠堡，有柔遠驛，皆戍守要地也。又武威堡，亦在衛西。衛西四十里又有懷遠堡。又西五十里爲沙河堡，接永昌衛界。

大河堡

在衛東三十里。正德中，邊將蘇泰等敗寇於大河灘，即此堡也。今大河驛置於此。又靜邊堡，在衛東八十里，有靜邊驛。又東三十里爲雙塔兒堡。又東三十里即古浪千戶所也。志云衛東有

雜木口堡，衛北又有永昌舊堡，俱官軍戍守處。

楊塢

在衛西五十餘里。晉太元十一年，前涼張大豫攻呂光，進逼姑臧，保據楊塢，是也。

劉林臺

在衛治西北五里。相傳漢竇融所築，本名竇融臺。明初，百戶劉林與寇戰，死其下，因易今名。又有靈鈞臺，在衛治北，晉明帝太寧初，張茂所築，遺址尚存。

鎮番衛

在鎮東五百五十里。南至涼州衛一百九十里，東南至莊浪衛四百二十里。

漢武威郡地。後漢因之。晉仍屬武威郡。隋唐時，爲涼州地。宋沒於西夏。元置小河灘城。明初，改置鎮番衛。衛城周六里有奇，東西南三門。今因之。

衛南蔽姑臧。西援張掖，翼帶河隴，控臨絕塞，地形陡絕，戎馬之場也。

來伏山

衛西北八十里。其山脊高首俯，如拜伏然，因名。又蘇武山，在衛東南三十里。俗傳蘇武嘗牧羝於此。蓋傳譌也。

小河

衛南十五里，自涼州五澗谷來。又有黑河在衛西四里，志云即張掖河也，自甘州衛東北流經衛境云。

新中沙白鹽池

在衛東五十里。志云衛東四十里有小池，衛南三十里有三壩白鹽池，衛西二百二十里有鴛鴦白鹽池。又有小鹽池，俱產鹽。

黑山關

衛西南六十里。黑山驛置於此。志云黑山關西南十里有紅崖子，土色皆赤，亦戍守處也。

蔡旗堡

衛東六十里。又南六十里爲三岔堡，有三岔驛，南達涼州之道也。《輿程記》：『涼州衛西北四十里，即三岔堡。』

東安堡 在衛東。又衛東南有土門堡。萬歷中，設守備駐於此。

西樂堡

在衛西。又有護衛堡二，俱在衛城西南，舊屬甘州中護衛。又永寧堡，亦在衛西南，萬歷中，設守備駐守於此。

莊浪衛

鎮東南九百四十里。東南至臨洮府蘭州二百七十里，西至涼州衛三百七十里，西南至西寧鎮四百十里。

漢武威郡地。後漢因之。晉仍爲武威郡地。隋屬涼州。唐亦爲涼州地。宋

沒於西夏。

或曰：夏人置洪州於此，以其地有洪源谷云

元置莊浪衛，屬永昌路。明初，改今屬。衛城

周八里有奇。今設莊浪所。

衛黃河南繞，松山東峙，河西之肘腋也。《五邊考》：『東北二十里有大

小二松山，東扼黃河，南綴蘭、靖，北阻賀蘭，延袤千餘里，號爲沃壤。隆

萬間，番部賓免盤踞其中，時肆侵掠，內地削棄，僅存一綫。『萬歷二十六年，撫

臣田樂克復其地，建堡築城，屯戍相望。乃割蘆塘等處，屬固原。蘆塘，見靖遠衛。紅

水河、三眼井等處，屬臨洮；阿壩嶺、大靖城、土門兒等處，屬甘肅。自靖

遠衛界黃河索橋起，至土門山，共長四百里，而蘭、靖、莊浪千四百里之衝

邊始安。第蘆塘、三眼井等處，土疏易圯，時費修葺。若按明初舊址，自鎮

番直接寧夏中衛，通樹長邊，則外鑰尤壯矣。蓋棄地猶六七百里云。

蒼松廢縣

在衛西。漢縣，屬武威郡。後漢作倉松。晉因之。太和二年，涼張天錫擊李儼於隴西，分遣前軍向金城、左南白土諸郡，自將屯倉松，是也。志云張氏置昌松郡，後涼呂光因

郭謩之讖，改爲東張掖郡。後魏復置昌松郡。後周郡廢，爲昌松縣。隋開皇初，改縣曰永世。後復曰昌松，屬涼州。大業三年，李軌據河西。薛舉遣將常仲興擊之，戰於昌松，仲興敗沒。唐亦曰昌松縣，仍屬涼州。

乾元以後，陷於吐蕃。宋時，夏人置洪州於此。元廢。左南白土，見西寧鎮。

漢口城

在衛西南。晉義熙四年，後秦姚興遣其子弼等，襲禿髮檀於姑臧，自金城濟河進至漢口。《地形志》：「漢口縣屬昌松郡，謂之昌松漢口，并爲險要。」

允街城

在衛東南。漢神爵二年，置允街縣，屬金城郡。允，讀曰「鉛」。後漢因之。明帝初，滇吾羌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又延熹四年，勒姐零五羌圍允街，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晉仍屬金城郡。前後涼因之。後魏廢。《周地圖》：「允街城，地勢極險阻。沮渠蒙遜增築，以爲防守之所。」杜佑曰：「允街城臨麗水，亦名麗水城。」

街亭城

在衛南。後涼所置城也。晉隆安初，禿髮烏孤自廣武取後涼金城。呂光遣竇苟伐之，戰于街亭，大敗。《水經注》：「逆水出允吾縣參街谷，東南流，經街亭城南。」《通典》：「街亭城，沮渠蒙遜所築，地勢險隘。」胡三省曰：「金城北有街亭城。」允吾，今見蘭州。

搆次城

在衛西北。漢縣，屬武威郡。搆，讀「胥」；次，讀「咨」。後漢因之。三國魏黃初二年，涼州盧水部反，遣張既討之。逆□拒既於鷓陰口。既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繇且次出武威。□以爲神，引還顯美，既擊平之。且次，即搆次也。《晉志》謂之揖次，仍屬武威郡。太元十一年，魏安人焦松等迎故涼張天錫之子大豫於搆次，攻拔後涼昌松郡。又元興初，後涼焦朗據魏安，禿髮利鹿孤遣其弟儁檀擊滅之。《晉書》以搆次爲魏安，蓋據後魏所置郡也。《魏收志》：「搆次縣屬昌松郡，後又析置魏安郡。」胡氏曰：「後魏置魏安郡，蓋治於搆次。」後周郡廢，尋并搆次縣入昌松。又白山縣，後周改魏安郡置，尋廢。

長最城

在衛東南金城河北。晉永和三年，石虎將麻秋等濟河擊張重華，遂城長最。涼將謝艾軍神烏，敗後趙兵，進擊麻秋。秋遁歸金城。隆安初，後涼呂光擊乞伏乾歸，軍於長最。遣其子纂

攻金城，拔之。神烏，蓋亦在衛東南。或以爲今永昌衛廢鸞鳥縣地。誤矣。

纏縮城

亦在衛東南。晉太元初，苻秦將苟萇、梁熙伐涼，會攻纏縮城，拔之。或云：與蘭州故廣武城相近。

振武城

在衛東南。晉咸和二年，趙劉曜遣子胤敗張駿將韓璞之兵於沃千嶺。追奔濟河，至令居，進據振武，河西大駭。永和二年，石趙將麻秋等攻涼金城，金城降趙。涼將謝艾引兵出振武擊

麻秋，破之，是也。胡氏曰：『振武在姑臧城南、廣武西北。』沃千嶺，見蘭州。

扒沙城

在衛西北一百里，又西北去涼州二百五十里。正統中，以其地爲控禦之要，議建城，調靖邊中所於此。又有速罕禿地，在衛東南黃河北岸，亦爲要害，議築城於此，以遏寇衝。

大松山

衛東百二十里，山多大松。又有小松山，在衛東北百二十里。近代議邊事者，謂二山控禦邊陲，爲衛境之要地。

蒲萄山

志云在衛西北百三十里，與雪山相拒，大通河所經也。又東山，在衛東一里。又東北三十里有石沸山。

南山

在衛南。《漢志》：『武威郡蒼松縣有南山松峽，起自羌中，連延西平、金城之界。東出秦雍，至於終南，皆曰南山。』

分水嶺

衛西百五十里。嶺嶠有泉分流，南爲莊浪河，北爲古浪河。其北又有平嶺。嘉靖中，總兵姜勳禦敵於分水嶺，敗之，遂北至平嶺。敵大集，勳乃伏兵於嶺南岔口，佯退以誘之，敵大敗。

洪源谷

在衛西北。唐武後聖歷二年，吐蕃將論贊婆來降，使將其衆守洪源谷。又久視元年，吐蕃將
鞠莽布反，寇涼州昌松縣，入洪源谷。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擊敗之。又洪池谷，亦在昌松

界，唐貞觀十七年，
有瑞石產於此。

大通河

在衛南百二十里。北流過衛城西，有大通橋跨其上，又
北入於沙漠。又莊浪河，亦在衛南，下流合於大通河。

瓦窯渠

在衛西二里。又衛南五十里有青寺河渠。又南
四十里有野狐渠。俱引大通河之水，資以灌溉。

裴家川

在衛東。東北流，綿亘於靖遠衛及寧夏中衛之
境，爲戍守要地。萬歷間，設官兵駐守於此。

嘉泉

在廢摺次縣界。晋太寧三年，黃龍見涼州之嘉泉。涼臣
汜淩等勸張駿改年，以彰休祥，駿不許。即此泉也。

南大通山口堡

衛東四十里。又東南四十里爲紅城子堡。又東南六十里爲苦水
堡。又南三十里爲安寧堡。又東三十里即蘭州之金城關也。

西大通河口堡

在衛西南百六十里。又西八十
里爲西寧鎮之老鴉城堡。

武勝堡

衛西北三十里。又西北四十里爲盆口堡。又西北五十里爲鎮
羌堡。皆衛境之衝要也。又西四十里爲古浪所之打班堡。

野狐堡

在衛東南。其西北有青寺、通遠二堡，俱戍守要地。《一統志》：「衛東有應理州堡。又東有泗水堡云。」

沙井兒驛

在衛南百九十里。志云衛境諸堡，多置館驛於此，以地當往來衝要云。

楊非亭

在衛東南。《水經注》：「逆水東南流，經街亭城南，又東逕楊非亭北，又東南歷廣武城西。」今逆水源流，不可復辨也。《載記》：「楊非，在支陽西北三百餘里。」晉太元初，苻秦伐涼，

張天錫使馬建等拒秦軍於楊非。秦兵濟河攻纏縮城。建懼，自楊非退屯青塞。或譌爲陽妃谷。五代時，有陽妃谷首領，即此地矣。清塞，見涼州衛。

鎮彝所

鎮西北三百里，故張掖縣地。明洪武二十九年，置鎮彝守禦千戶所於黑河之北。後爲河水衝決。天順間，始移今治。志云所東抵高臺，西接酒泉，南距番彝，北鄰蒙古，廣袤二三百里，爲戍守之要。城周四里有

奇，有南面二門。今改設鎮彝衛。

狼心山

在所北。明正統中，王驥出鎮彝討叛部，與總兵蔣貴等約，至狼心山舉火爲應。貴敗敵於石城兒泉，又敗之九魯乃地，其地去鎮彝三百餘里。又追敗之於梧桐林，至肅州亦集乃地。又

追至野狐山、青華山，至黑泉而還。轉戰二千餘里，敵衆大衄。

黑河

在城南四里。有黑水渡，即古張掖河也。流經硤口，人居延海。志云所境有永豐等渠二十，分流溉田。又有鹽池，在所西四十里，產白鹽。

馬營堡

在所東。向爲官軍戍守處。

古浪所

在鎮東南六百四十里。漢武威郡地。唐亦爲涼州地，於此築和戎城。元爲古浪城，立巡簡司，屬永昌路。正統間，置古浪守禦千戶所。志云所境東至扒沙，西連武威，南界湟河，北抵暖泉，廣袤四五百里。所城

周二里有奇，有東南二門。今亦設古浪所。

古浪水

在所南。流繞關城，所以此名。志云所境有暖泉等渠，分引溉田。

黑松堡

所東南三十里，亦曰黑松驛。又東南三十里爲打班堡，即安遠驛也，亦作安遠站堡。又東四十里爲莊浪衛之鎮羌堡，皆往來衝要處。

高臺所

鎮西北百六十里。漢張掖郡地。唐爲建康軍地。明正統中始置高臺守禦千戶所。曰高臺者，以其地稍高，控扼戎番之要衝也。所城周四里，惟南面一門。今亦設高臺所。

白城山

所西北百餘里，為甘、肅二境接界處。成化以後，哈密遺種多遷於此。

紅城渠

所西北三十五里。又所東南三十五里有豐稔渠。志云所境之渠十有二，分溉境內之田。

黑泉堡

所西五十里。又西五十里為深溝堡。又西五十里，即鎮彝所也。

紅崖堡

在所西南百餘里。又所北有八壩、九壩等堡。

附錄：

讀史方輿紀要 卷六十四·陝西十三下

西寧衛

甘州衛東南一千三百五十里，東北至臨洮府蘭州六百三十里，東南至臨洮府河州二百五十里，北至莊浪衛四百十里，西至生蕃界百五十里。自衛治至布政司二千一百里，至京師四千九百里。

古西羌所居。謂之湟中。漢屬金城郡。後漢因之。建安中，分置西平郡。晉

因之。東晉末，爲禿髮烏孤所據，稱西平王。

其弟利鹿孤復都西平，是爲南涼也。

後魏置鄯州。後周

又置樂都郡。隋初，郡廢，仍曰鄯州。煬帝改州爲西平郡。唐初，復曰鄯

州。開元二年，置隴右節度治此。尋又置臨洮軍於城內。

天寶初，亦曰西平郡。乾元初，復爲鄯州。上元二年，沒

於吐蕃。大中間，收復。尋又爲蕃人所據，號青唐城。宋元符二年，收復，仍

置鄯州。

亦置隴右節度使。

明年，復沒於吐蕃。崇寧三年，復收其地，改爲西寧州，

仍建隴右

節度，亦曰西平郡，又改軍號曰賓德。

南渡後荒棄。元得其地，仍置西寧州。明初，改爲西寧衛，屬

陝西行都指揮使司。今爲西寧鎮，亦設西寧衛。

鎮河湟環帶，山峽紆迴。

志云西寧，萬山環抱，三峽重圍，紅崖峙左，青海瀦右。

扼束羌番，屹爲襟要。漢

武使霍去病破匈奴，因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宣帝時，趙充國留屯金城，盡

平諸羌，關隴寧謐。後漢建武十一年，馬援等擊破先零諸種羌。時議者以金

城破羌之西，途遠多寇，欲棄之。援因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堅牢，易可

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從之。其

後馬賢、龐參往往樹績於此。晉室多故，張氏據有河西，亦能綏輯羣羌，保

其險阻。呂光繼之，河湟漸爾多事。晉隆安二年，時禿髮烏孤屯據廉川。羌酋梁饑攻後涼西平，烏孤欲救之。議者多以饑兵強爲疑。趙振曰：『使羌得西平，中外震動，非吾利也。』烏孤亦曰：『饑若得西平，保據河山，不可復制矣。』遂進擊饑，破之。於是據有嶺南之地。

嶺，謂洪池嶺。見涼州衛。

又楊統言于烏孤

曰：『呂光衰老，諸子乖離。若使浩亶、廉川乘虛疊出，不過二年，姑臧可圖也。』烏孤從之，後涼益困。其後，北涼、西秦互相爭逐于河湟間。西秦之亡，其地没于吐谷渾。後周皆規取之，以藩蔽秦隴。隋大業中，勤兵遠略，地亦益斥。唐貞觀中，平吐谷渾。開元中，又建雄鎮於鄯州。其時兵威震疊，薄于西海。天寶以後，吐蕃乘中國之亂，蠶食河湟，東及秦隴。于是，唐之邊備，近在

邠、岐、涇、原之境。西平，誠西面之保障矣。宋關中戍守，不越秦鳳。熙寧以後，始務遠略，圖復河湟以制西夏。議者謂河湟復而宋祚傾，夫豈探本之論乎？元人控馭西番，恒以西平爲要地。明初，置衛屯兵，兼設茶馬司於此，用以馴制番部云。

《考略》：「衛居萬山之中，漢、土、番、彝雜處耕牧。附近有巴海、臨番、巴哇等一十三番族，各授官領印，中納金牌茶馬。正德以後，逋寇盤據青海，番族多爲所戕滅。亦有叛附之者，洮岷間勢且益急。然則西寧爲內外之防，不可不慎也。」

令居城

在鎮東北。《西羌傳》：「武帝北却匈奴，西逐諸羌，乃渡河湟，築令居塞。」元鼎五年，先零羌攻令居。六年，李息討平之，是也。昭帝時，置縣，屬金城郡。令，讀「零」。趙充國謂西羌反，時嘗攻令居，是也。宣帝置護羌校尉治此。後漢元初二年，時諸羌相率叛亂。護羌校尉龐參以次招降之，還治令居，通河西道。蓋先是徙治張掖也。又延光初，校尉馬賢擊叛羌麻奴于牧苑，不利。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于令居。牧苑，即令居之閑牧地矣。晋省入西都縣。胡氏曰：「漢創築三城，光祿、居延、令居是也。」

浩亶城

在鎮東。《舊志》云：「在蘭州廣武縣西南百餘里。漢縣，屬金城郡。」孟康曰：「浩亶，讀「合門」。顏師古曰：「浩，音「誥」，水名也。亶者，水流峽中，岸深若門也。」杜

佑曰：「浩，讀「閣」。』漢神爵初，先零諸羌犯塞。遣義渠安國備羌，至浩亶，爲羌所敗，還令居。後漢亦爲浩亶縣。或謂之浩亶隘。建武十一年，先零羌與諸種羌寇金城、隴西，據浩亶隘。隴西太守馬援深入討擊，大敗之。又中元二年，西羌寇隴右，馬武將兵討之，戰金城浩亶，復追擊到東西邯，大敗之。劉昫曰：「浩亶有雒都谷，馬武破羌處也。』晉仍屬金城郡。永寧中，張軌置亶興郡，蓋治浩亶。張駿時，郡屬涼州，即此。隆和三年，秃髮烏孤使從叔吐若留鎮浩亶。義熙十年，西秦乞伏熾磐滅南涼，以王基爲晉興太守，鎮浩亶是也。《隋志》：「浩亶縣，後周并入湟水縣。』

浩亶川

在衛西北。一名閣門水。浩亶，讀曰「閣門」也。《水經注》：「浩亶河出西塞外，經西平之鮮谷塞。又東經養女北山，東南流，經浩亶故城南，又東注於湟水。』《漢志》注：「浩亶水

出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是也。隋大業五年，伐吐谷渾，至浩亶川，以橋未成，斬都水使者黃亶等。數日橋成，乃行。唐咸亨二年，吐谷渾爲吐蕃所敗。詔徙之於浩亶水南。尋復徙靈州，其故地悉入于吐蕃。朱思本云：

「浩亶水出刪丹州南刪丹山下，東南流七百餘里，合湟水而注於黃河。』

附考

沙州衛

在肅州衛西八百有六里。至布政司三千七百五十里。古三危地，舜流共工于此。其後子孫爲羌戎，代有其地。春秋時，謂之瓜州。《左傳》襄十四年，晉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秦人追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又昭九年，周詹桓伯曰：『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是也。秦及漢初爲月支、匈奴地。武帝逐匈奴，屬酒泉郡。後元年，分置敦煌郡。後漢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魏晉時，仍爲敦煌郡。《十六國春秋》：『晉咸康元年，張駿分敦煌等郡爲沙州。』永和十年，張祚置商州，仍治敦煌郡。西涼李暠都於此。北涼得其地，亦置沙州。後魏改爲瓜州，并治敦煌郡。後周因之。隋初，廢郡，仍曰瓜州。煬帝復改州爲敦煌郡。唐武德二年，改曰沙州。五年，又改爲西沙州。貞觀七年，復曰沙州。天寶初，曰敦煌郡。乾元初，復故。後没于吐蕃。大中三年，張儀潮以州歸朝，置歸義軍授之。其後曹義金、曹元德等相繼有其地。終五代之季，瓜、沙二州，皆附于中國。宋初亦羈屬焉。祥符六年，沙州曹賢順入貢，授歸義節度使，尋亦附于契丹。天禧三年，契丹冊賢順爲敦煌郡王。景祐初，没于西夏。元初，置沙州，尋爲沙州路。明洪武二十四年，元裔阿魯哥失里遣使朝貢。永樂三年，置衛，以授其首領困即來。宣德七年，上言諸部侵掠，願徙居察罕舊城，不許。正統十一年，其首領喃哥以困于瓦剌，率部屬來歸。因徙置內地，衛廢。

敦煌廢縣

今衛治。漢縣，爲敦煌郡治。趙充國謂：『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是也。杜林曰：『敦煌，古瓜州地，生美瓜。』杜佑曰：『至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其

中，首尾不出。』又漢有步廣候官，爲中部都尉治。魏晉仍爲敦煌縣。後爲前、後涼及西涼所據。宋永初元年，沮渠蒙遜圍李歆於敦煌，築堤壅水以灌其城，遂克之。後魏亦爲瓜州治。宋元徽二年，柔然寇魏敦煌。尚書奏：『敦煌僻遠，介居南北強寇之間，恐不能自固，請內徙就涼州。』韓秀以爲敦煌隔閩西北二番，使不得相通。今徙就涼州，不惟有蹙國之名，且姑臧去敦煌千有餘里，防邏甚難，二番必有交通窺闖之志。若騷動

涼州，則關中不得安枕矣。乃止。後周改縣為鳴沙縣。隋大業中，復曰敦煌。《隋書》：『大業三年，裴矩造西域地圖，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二萬里。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總湊敦煌。』是也。唐亦為沙州治，兼置豆盧軍於城內。其後没于吐蕃。大中以後，迄于宋世，羈屬而已。西夏仍為沙州治。元初，置沙州，以敦煌縣并入。

陽關城

在故龍勒縣西。晉析置陽關縣，因故陽關為名，屬敦煌郡。後魏廢。又昌蒲城，亦在衛西。晉置昌蒲縣，屬敦煌郡。後廢。按：昌蒲，應作蒲昌，以蒲昌海名也。

瓜州城

衛東二百八十里。東至肅州衛五百二十六里。漢敦煌郡地。魏晉因之。晉惠帝元康五年，分置晉昌郡。西涼時，又為會稽、常樂二郡地。西魏亦置晉昌郡。隋初，郡廢，屬瓜州。

大業初，屬敦煌郡。唐武德五年，置瓜州，治晉昌縣。天寶初，曰晉昌郡。乾元初，復故。後没于吐蕃。大中間，復內附。宋没于西夏。元徙瓜州民于肅州，其城遂廢。

流沙

在衛西。《舊志》：『自玉門出，度流沙，西行至鄯善，北行至車師。一云，且末國，在鄯善西。其國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所至，唯老駝預知

之，即噴而聚立，埋口鼻于沙中。人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桑欽云：『流沙在張掖居延西北。』杜佑曰：『在敦煌郡西八十里。』志云玉關外有二斷石，極大，世謂之三隴山，乃流沙磧也。晉太元八年，苻秦遣呂光伐西域，行越流沙三百餘里。焉耆諸國皆降。宋元嘉十三年，魏主燾遣使者王恩生使西域，渡流沙，為柔然所獲，遂不能達。其後遣使者詣西域，常詔河西王牧犍發導護送出流沙。十八年，沮渠無諱據敦煌，畏魏兵之逼，謀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既而無諱西就安周，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大半。二十二年，魏主燾遣將萬度歸伐鄯善，至敦煌，以輕騎度流沙，襲鄯

善，下之。蓋道出西域，流沙爲險道也。

玉門關

在故壽昌縣西北。《漢志注》：「龍勒縣有玉門關，故都尉治。」《輿地廣記》：「關在壽昌縣西北百十八里。」漢武使霍去病破走月氏，開玉門關，通西域。太初初，李廣利伐宛，不克。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又遣軍正任文屯玉門關，是也。後漢建武中，閉玉門關，謝西域之質。《後·西域傳》：「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班超在西域，上書願生入玉門關。『隋大業四年，遣將薛世雄等出玉門，擊伊吾。七年，遣裴矩馳至玉門關，曉諭西突厥處羅入朝，即漢玉門故關矣。』

陽關

在故壽昌縣西。《漢志注》：「都尉治也。」杜佑曰：「陽關在玉門之南。」《高居誨使干闥記》：「從沙州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歐陽忞曰：「關在壽昌縣西六里，爲西域之要隘。」

崑崙塞

即漢廣至縣之崑崙障，爲宜禾都尉治。後漢永平十七年，竇固等出敦煌崑崙塞，擊西域，破白山寇于蒲類海上。又延光二年，張瑄議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崑崙塞，先擊北匈奴呼衍王。《後漢志注》：「崑崙，即崑崙障也。」白山，見赤斤蒙古衛。蒲類，見西域火州。

婁羌城

在衛西北。《漢書·西域傳》：「婁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僻在西南，不當孔道。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元始二年，去胡來王唐兜與赤水羌相寇，不勝，亡降匈奴，遂爲匈奴所并。

崑崙山

在衛東北。或云肅州衛境有崑崙山，綿延至此。《一統志》：『衛北距肅州。』是也。明永樂二十二年，部長三即思及安定部劫殺中使。洪熙元年，命李英討破安定，追踰崑崙西

數百里，至雅令闊地，曲先遠遁，即此。

讀史方輿紀要 卷六十五·陝西十四

諸夷附考

哈密衛

在肅州衛西北一千五百十里。至京師七千四百里。南抵沙州，西距火州，北連瓦剌。古伊吾廬地。《通典》：「伊吾，在敦煌北大磧外，自昔爲域外地，不在九州之限。」後漢明帝始取其地，爲屯田鎮戍之所，未置郡縣。後魏始置伊吾郡。後又爲外域所據。唐貞觀四年，內附，置西伊州。六年，改爲伊州。天寶初，曰伊吾郡。五代時，號胡廬磧，小月氏遺種居之。

宋時，土人陳氏據其地。元族屬忽納失里封威武王居此，尋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明永樂元年，遣使人貢。明年，設哈密衛，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其部落有回回、畏兀兒、哈喇灰三種，皆領以都督，統於王哈密，居諸衛最西，爲西域嚆喉，中華拱衛。凡諸番入貢，必哈密譯其文，乃發，以故特重。安克帖木兒立一年，卒，無子。兄子脫脫嗣王，九年卒。封脫脫從弟兔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宣德元年卒。以脫脫子卜答失里嗣王，仍稱忠順，以幼故。仍立忠義王子脫歡帖木兒爲忠義王，共守其國。正統四年，忠順王卒，子哈力速魯壇嗣，別名倒瓦答失里。無何，瓦剌攻哈密，劫王及王母去。哈密自是畏瓦剌，稍貳於中國，天順元年卒。弟卜列革嗣，八年卒。世絕，王母弩溫答失里署國事。詔以故忠義王脫歡帖木兒外孫把塔木兒爲右都督，守哈密。死，子罕慎嗣。

成化九年，土魯番強，控弦可五萬。其長速壇阿力尤勇黠。速壇，華言「王」也。攻破哈密，執王母去，罕慎竄苦峪城。詔都督同知李文討之，至則調赤斤罕東兵數千駐苦峪，旋罷還，阿力益橫。十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嗣。十八年，罕慎入哈密。

弘治元年，阿黑麻亦壯，詐殺罕慎。請代領西域，不許，求忠順近屬安定王裔孫陝巴為嗣。四年，土魯番以哈密來歸。明年，封陝巴為忠順王，入哈密，又以頭目奄克忒木刺阿術郎輔之。阿黑麻復乘間攻殺阿木郎，執陝巴去。詔以部長寫亦虎僊為都督，轄三種部落，奄克忒木刺為之長，如罕慎故事。阿黑麻遂稱可汗，略罕東諸衛，聲言攻肅州，蹂甘州。七年，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怨阿黑麻。時阿黑麻已西還，留四百騎據哈密。八年，肅州撫彝指揮楊燾言：「罕東有徑路達哈密，不旬日至，襲之必克。宜以罕東為先鋒，我兵繼之。」樞臣馬文升以為然。於是撫臣許進奉詔，使河西別將彭清以三千騎往結罕東。既而師至肅州，遲罕東兵不至，乃循大路行，乏水草，騎不得逞。番將牙蘭覘知，遁去，遂入哈密。時，哈密之人久苦兵，困甚不能支，盡焚其廬舍，內徙肅州。先是，奄克忒木刺并其人亦寄居赤斤，守臣并為之請居苦峪，給牛種耕牧。九年，土魯番復據哈密。十年，阿黑麻以絕貢失互市，窘乞歸，陝巴貢如舊。十二年，陝巴還哈密。阿黑麻尋死，子滿速兒嗣。十七年，哈密人逐陝巴，以真帖木兒守哈密。是年，陝巴復還，真帖木兒入居甘州。

正德元年，陝巴卒，子拜牙即嗣。滿速兒逐之，使其將火只他丁守其地，尋復還哈密，拜牙即仍守之。七年，真帖木兒還土魯番。八年，拜牙即棄哈密，走降土魯番。十年，土魯番復歸哈密。十一年，仍

奪據之，大人爲寇，逼肅州城下，敗去。諸將又追敗之於瓜州。滿速兒復詐請和。

嘉靖三年，入犯甘州，撫臣陳九疇敗却之，又敗之於肅州。時哈密已殘破，餘衆千餘人走入塞。守臣撫存之，歲給耕種。四年，曲先叛人牙木蘭附土魯番。土魯番仍據哈密，犯肅州，又入沙州。七年，牙木蘭來降。八年，土魯番復犯肅州，擊走之，旋又請歸哈密。廷議言哈密難守，不宜復。詹事霍輅力言：『置哈密者，所以離兩部之交，外領西域，內蔽邊郡，不可失也。』樞臣胡世宁力主棄之。時滿速兒入貢，遂以哈密來歸，然亦竟不能有也。二十五年，復爲土魯番馬黑麻所據。哈密諸部亂吉孛刺等皆耕牧河西，仍襲故爵。蓋邊備不修，自楊翥議襲以後，數十年中，無能以一騎踰關而西者，使土魯番縱橫坐大，殘滅與國，爲可憤也。

右哈密

土魯番

在哈密西八百里。至肅州一千八百五十里，至京師八千五百里。漢車師前王庭地，謂之交河城。唐平高昌，置交河縣，屬西州。後沒於吐蕃。

明初，爲土魯番城，屬火州。永樂六年，番僧清來率其徒法泉等來朝。命清來爲國師，法泉等爲土魯番僧綱司，遣歸。九年，其長古麻刺失里遣使貢。十一年，萬戶賽因帖木兒遣使貢。十三年，又貢。後遂授其部長爲都督、都指揮等官。宣德五年，番酋尹吉兒察等率其孛來朝，請留京師，從之。死，子卜烟川嗣。正統天順間，皆恭順。成化初，阿力始強，自稱速檀。速檀，華言王也。累引兵劫掠哈密諸部地，幾

盡。九年，入哈密，據其城。阿力死，子阿黑麻嗣。死，子滿速兒嗣。相繼擾哈密。滿速兒死，子沙速檀嗣。次子馬黑麻復據哈密，耕種沙州，遣使求貢，并求給地以居。不許。

嘉靖二十六年，馬黑麻赴闕納款，土魯番使者阿克力等八百餘人因而叩關。總兵仇鸞、巡撫傅鳳翔，盡延入關，居之甘州。故事，土魯番五年一貢，貢使半留肅州，半留甘州。至是貢不如期，且請毋析居，鳳翔等依回許可。嘉靖末，沙速檀潛掠北部，中流矢死。弟馬速嗣，隆慶中死，馬黑麻嗣。其弟瑣非速壇、虎來失速壇、阿卜撒，亦并遣使求貢。議者以一姓四使，非禮，令各附一使於馬黑麻使中，以示羈縻。詔可，自是朝貢不絕。夫土魯番，小番別部，地不過當中國之一縣，而坐視其狼狽，自嘉峪以西，盡為殘破。論者至謂阿力以來，皆挾哈密以邀利。至隆慶後，不復言哈密，而土魯番亦輯。然則持危繼絕之道，可以不講也，弱肉強食，羈縻諸國，何恃以無恐哉？《四裔考》：『土魯番，一名土爾番。本交河縣之安樂城。城方三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暖。其西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相傳此為故交河縣治。』

右土魯番

火州

在哈密西七百里。至肅州一千七百五十里，至京師八千四百里。西連亦力把力，南距于闐，北接瓦刺，漢車師前王庭之地也。

元帝初元元年，始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故地。相傳，武帝時，興師西討，車中羸億者留居此，故曰車師；又以地形高敞，名高昌壁。始元二年，車師後王姑句，馳突出高昌壁，降匈奴，亦名高昌壘。壘有八城，其人皆中國苗裔。後漢時，仍為車師地。其後與中國絕。

晉建興中，河西張氏有其地，張駿置高昌郡於此。苻秦因之。後涼呂光以其子覆統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都護，鎮高昌。其後西涼、北涼相繼有其地。宋元嘉十六年，北涼亡，涼州人闕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十九年，沮渠無諱襲據高昌，奉表降宋。宋封爲河西王。大明四年，柔然攻沮渠安國於高昌，滅之，立闕伯周爲高昌王。高昌稱王自此始。久之，伯周卒，子義成立。齊建元三年，其族兄首歸殺義成，自立爲高昌王。高昌豪阿至羅復殺首歸兄弟，推敦煌張明爲王。國人復殺明，立馬儒爲王。建武四年，儒求迎於魏。魏欲割伊吾地居儒衆。高昌舊人不樂東遷，相與殺儒，立其右長史金城麴嘉爲王，復臣柔然。自是麴氏世有其地。

隋大業三年，高昌入貢。五年，伐吐谷渾，駕至張掖，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諸國皆來朝。唐武德二年，麴伯雅遣使人貢。六年，卒，子文泰立。貞觀四年入朝。十二年，以文泰屢遏絕西域朝貢，命侯君集等討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安能致大軍。」及兵臨磧口，憂懼而卒。十四年，平高昌，得其二十二城。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其地爲西州，尋置安西都護府。顯慶三年，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舊安西復爲西州都督府，鎮高昌故地。開元中，改爲金山都護府。天寶初，曰交河郡。

乾元初，復曰西州。貞元六年，時北庭、安西俱陷吐蕃，惟西州猶爲唐守。久之，乃陷。咸通七年來歸。尋復爲番戎所據。宋建隆三年，西州入貢。太平興國中，遣王延德使高昌。雍熙初，還。景德初，又遣使來貢。後又號畏吾兒國。嘉定二年，降於蒙古。蒙古置達魯花赤監治之。明初，改曰火州。永樂七年，入貢。宣德五年，復遣使入貢。自是入貢不絕。成化以後，土魯番強，而火州之後無聞。

高昌廢縣

今火州城也。本名田地城。《輿地志》：『晉咸和二年，張氏置高昌郡，立田地縣。李延壽曰：『高昌國有四十六鎮，田地城其一也。麴嘉王高昌，置田地太守。其地即漢戊己校尉所治，亦曰田城。唐侯君集伐高昌，自柳谷進至田城，拔之，趨其都城。尋改置高昌縣為西州治。後沒於吐蕃。咸通中，復得其地，改曰前庭，以其地本故車師前王庭也。後復荒棄。《通典》：『高昌城東至伊州七百五十里，西至焉耆七百里，北至北庭都護府四百十里，東南至沙州一百里，有墾田九百餘頃。』』

康居國

在哈烈東北。漢西域國。元朔中，張騫至大宛，為發導驛抵康居，傳到大月氏，是也。《漢·西域傳》：『國治樂越匿地利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一名薩末犍，亦曰颯末犍。元魏謂之悉萬斤，又謂之者舌國。《北史》：『者舌，漢康居也。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北魏主燾太延三年，入貢。《唐志》：『康國，本月氏種。其王姓溫。始居祁連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即有其地。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杜佑曰：『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本曰康居，唐時謂之康國。貞觀五年，康國求內附，不受。開元七年，其王烏勒伽為大食所侵，與俱密及安國，皆上表乞援云。

米國

在故康居之南。或曰彌末，或曰弭抹賀。《漢書》：『米國，北距康國百里，治末息德城。』唐貞觀十六年，西突厥擊米國，破之。

大安國

在康居旁。或曰布豁，或曰捕喝。元魏謂之紐密。西瀕烏澗河，治河謐城，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也。又有小安國，或曰東安，或曰渴汗，在那密水之陽。東距河二百里許，治渴汗城。《唐書》：『大安東北至小安四百里。』開元七年，安國王篤薩波提為大食所侵，上表求救。

何國

在康居旁。或曰屈霜彌加，或曰貴霜匿。漢時，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也。《西域傳》：「康居有五小王：一曰蘇難，二曰附墨，三曰窳匿，四曰罽王，五曰奧韃，俱屬康居。此即附墨國矣。」唐時爲何國。

火燭國

在故康居西。或曰貨利習彌，或曰過利。居烏澗水之陽。唐時西番國也。西南與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新唐書》：「唐康國，即漢之康居支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燭、曰戊地、曰史，世謂之九姓。」又有穆國，或云亦康居支庶云。

石國城

在康居東北。或曰拓支，亦曰拓祈，亦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唐志》：「石國去京師九千里，東北距西突厥。王姓石，治拓祈城，即故康居小王之窳匿城。」武德、貞觀間入貢。顯慶三年，以國治瞰羯城，爲大宛都督府，授其王都督。開元初，封石國王。五年，突騎施部長謀取四鎮，圍撥換及大石城。大石，即石國也。天寶十載，高僊芝襲石國，擒其王。又蘇咄城，在石國西北。唐顯慶二年，蘇定方襲敗西突厥阿史那賀魯於斜羅斯川。賀魯脫走，至石國西北蘇咄城。城主誘執之，歸於定方。於是遂平西突厥之地。蘇咄，蓋石國屬城也。

大宛國

在石國南四百里，當輪臺之西。《漢·西域傳》：「大宛治貢山城，去長安一萬二千里。西南至大月氏所居六百九十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有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武帝求之弗得。漢使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宛，不克。三年，復伐之。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于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宛大困，遂降之。其後爲曹國。《唐志》：「曹

國，西至康國、東北至寧遠國，各四百里。有東西中三國，東曹居波悉山之陰，即故貳師城地；西曹者，隋時曹國也，南接史國及波覽瑟國，治瑟底痕城；中曹治迦底真城。後合爲一國。』《括地志》：『大宛國，今名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

驩潛國

在大宛西。其相近又有大益國。漢元封六年，安息及諸小國驩潛、大益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又郁成國，宛東邊小國也。漢太初元年，李廣利伐大宛，攻郁成，不克。既而復引兵

伐宛，攻敗郁成，即此。

寧遠國

在故曹國東北。本名破落那。漢大宛別部也。晉咸康中，代王什翼犍之地，東自穢貊，西及破落那。宋元嘉十四年，破落那人貢于魏。《北史》：『破落那即漢大宛，去代

萬四千四百五十里。』《唐史》：『顯慶中，拔汗那內附。自是屢來貢獻。拔汗那者，亦曰鏘汗。後魏曰破落那。居西韃城，在真珠河之北，去京師八千里。開元三年，吐蕃與大食別立其黨阿了達爲王，發兵攻之，拔汗那王敗，奔安西。御史張孝嵩時奉使安西，以便宜帥戎落兵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攻阿了達于連城，破之，屠其三城。阿了達遁走山谷。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賓等國，皆遣使請降。開元末，以拔汗那助唐平突騎施吐火仙可汗，改其國曰寧遠，冊其王爲奉化王。其後分爲二，一治呼悶城，一治遏塞城。』《杜環徵行記》：『拔汗那國，在怛邏斯南千里，隔山，東去疏勒二千餘里，西去石國千餘里。』

弱水

在拂菻國境。《西域傳》：『弱水在條支。』自長安西行萬二千里，又百餘日方至其地。蓋非《禹貢》所稱之弱水云。

吐蕃

即今西番。《唐志》：『其地直京師八千里。本西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漢時謂之發羌。後漢永元十三年，迷唐羌逾賜支河首，依發羌以居。』是也。亦曰發

羌唐旄，世居析支河西。其後為禿髮樊尼所據。樊尼者，南涼禿髮烏孤之子。初，烏孤卒，樊尼尚幼，弟儁檀嗣位，以樊尼為安西將軍。元魏神瑞初，儁檀為西秦乞伏熾盤所滅。樊尼集餘眾歸沮渠蒙遜，為臨松郡丞。及蒙遜滅，樊尼率眾西奔，濟黃河，逾積石，居岐布川及邏婆川。於羌中建國，開地千里，改姓為宰勃野，以禿髮為國號，語訛為吐蕃。其國都城，號為邏些城。

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八年，始通中國。龍朔二年，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天寶以後，吐蕃盡取羊同、党項及諸羌地。東與涼、松、茂、嶺等州相接，南至婆羅門，西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廣德初，復陷隴右、河西諸州鎮。建中三年，鳳翔隴右節度張鎰與吐蕃盟於清水。其文曰：『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谷縣，暨劍南、西山、大渡河東為漢界。蕃國守備，在蘭、渭、原、會，西至臨洮，又東至成州，抵劍南西界么些諸蠻，大渡水西南為蕃界。』蓋自漢魏以來，西戎之盛，未嘗有也。大中間，吐蕃國亂。咸通中，吐蕃益衰，其部族皆離散。宋青唐羌唃廝囉者，其苗裔也。沈括曰：『唃廝囉言「佛」，唃，華言「男」，稱「佛男」，猶中國稱「天子」。』唃廝囉據宗哥邈川，有漢隴西、南安二郡地，東西二千餘里。天聖中，徙居青唐。會趙元昊叛，以兵遮唃廝囉，遂與中國絕。尋復內附。死，少子董氈嗣，其國遂乖貳。熙寧五年，王厚攻吐蕃，盡得河南熙、河、洮、岷、疊、宕六州之地。自是叛服不一，然種類愈微，其雄傑者，為西番部長云。

吐谷渾

在陝西塞外。古析支之地，鮮卑種也。晉永嘉中，慕容廆庶兄吐谷渾始度隴而西，居洮水之西，極於白蘭，地方數千里，稱河南王。其孫葉延，以為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

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保於白蘭。太和六年，葉延子辟奚附於苻堅，苻秦封為澗川侯。太元十五年，辟奚子視連附於乞伏乾歸，乾歸拜為沙州牧、白蘭王。旋卒，子視罷嗣立。乾歸以父爵授之，不受。隆安二年，為乾歸所敗，走保白蘭。是年，卒。弟烏紇堤立，尋卒。視罷之子樹洛干立。義熙十二年，為西秦將木奕干所敗，走保白蘭山。卒，弟阿柴嗣立。以兵力侵并其旁小種，地方數千里，遂為強國。宋元嘉初，卒，烏紇堤之子慕瓚立。元嘉六年，西秦王暮末徙南安。其金城、枹罕、隴西之地，皆為慕瓚所據。十三年，卒，弟慕利延立。二十一年，慕利延兄阿柴之子緯世謀降魏，慕利延殺之。緯世弟叱力延奔魏，請兵攻吐谷渾。魏主燾使拓跋伏羅督諸軍討之，慕利延奔白蘭。二十二年，復遣拓跋那擊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入于闐，殺其王，據其地。明年，復還保白蘭。二十九年，卒，樹洛干之子拾寅立，始居伏羅川。齊建元三年，卒，子度易侯立，請命於齊。齊主授以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永明八年，卒，子伏連籌立，仍授秦、河二州刺史。十年，魏以伏連籌為都督，西陲諸軍事西海公、吐谷渾王。梁天監三年，魏又以伏連籌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中大通二年，梁以吐谷渾佛輔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時魏亂，佛輔以別部南附梁也。大同六年，伏連籌卒，子夸呂立，始稱可汗，居伏俟城。其地東西三千餘里，南北千餘里。

隋開皇初，寇涼州。遣將元諧等擊敗之於豐利山，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吐谷渾震駭，夸呂遠遁，部落多降於隋。隋以其高寧王移茲哀為河南王，使統降衆。十一年，夸呂卒，其子世伏立。十七

年，國亂，國人殺世伏，立弟伏允，朝貢於隋。大業四年，伏允爲鐵勒所破。請降求救於隋。隋遣宇文述將兵迎之，伏允懼而西走，述追獲其衆。伏允南奔西山，其故地盡爲隋有。明年，親將兵伐吐谷渾，鹵獲其衆。伏允敗走，無以自資，客於党項。會隋亂，伏允乃還收故地。貞觀中，屢犯鄯、蘭、廓諸州。八年，遣李靖等分道討之。伏允走死，盡平其地。改立伏允子順爲可汗。尋爲國人所殺，改立其子諾曷鉢。自是吐谷渾益衰。龍朔三年，爲吐蕃所滅。

党項

舊在陝西之南塞外。古析支之地。漢西羌別種也。《隋書》云：「古三苗之後，其種有宕昌、白狼。」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雜春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周回數千

里。自魏晉以後，西羌微弱。周滅宕昌、鄧至之後，党項始強。其種散處山谷間。每姓別爲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爲小部落。大者萬餘，小者數千騎，不相統一。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禽氏、拓跋氏，最爲強大。唐貞觀三年，党項部長細封步賴來降，以其地爲軌州，各以其部長爲刺史。党項之地，亘三千里。步賴一部既爲唐所禮，餘部相繼來降，以其地爲岷、奉、巖、遠四州。五年，太僕寺丞李世南開党項河曲地爲十六州四十七縣，內附者三十萬口。有羌曰拓跋赤詞者，附於吐谷渾王伏允。後亦歸款，列其地爲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屬松州都督，賜拓跋赤詞姓李氏。自是從河首、積石以東，并爲中國之境。後吐蕃強盛，拓跋氏漸爲所逼，遂請內徙。移部落於慶州，謂之東山部。此即夏州拓跋之始矣。其別部移銀夏以北。居川澤者，謂之平夏党項，在安鹽以西。居山谷者，謂之南山党項。不去者，皆服屬於吐蕃。又有黑党項，在赤水之西。李靖擊吐谷渾，伏允奔於黑党項。及吐谷渾內附，其首領號熟善王者，亦入貢焉。又雪山党項，姓破丑氏，居雪山之下。貞觀初，亦嘗朝貢。又春桑、白蘭等羌，龍朔

以後，與白狗羌俱服屬於吐蕃。雪山，今見四川成都府威州。又有白狗嶺，皆党項舊地也。

崑崙山

在西番朵甘衛東北。黃河經其南。《廣雅》：「崑崙墟有三山：閭風、板桐、元圃。」《楚辭》：「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淮南子》：「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閭闔之中。山上有層城九重。」《水經注》：「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元圃，一名閭風；三曰增城，一名帝庭，高萬一千里。」《唐志》：「龍泉谷西三百里曰紫山，直大羊同國，東距長安萬五千里，河源出其間，即世所謂崑崙者。」番謂之悶摩黎山，釋氏謂之阿耨達山。《元志》：「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番名亦耳麻不刺，即崑崙也。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黃河隨山足而東流云。明洪武八年，西番川藏族殺我使鞏哥瑣南等。命鄧愈為征西將軍，沐英副之，討川藏。師分三道，進覆其巢，窮追至崑崙山而還。

黃河

在朵甘衛西鄙。河源出於此。朱思本曰：「河源從地湧出，如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即星宿海也。」又東北流二三千裡，乃經崑崙山云。今詳見川瀆異同。

臨 瓚 古 志

甘州明季成仁錄

〔清〕胡秉虔 編著

張鴻清 劉燕萍 校點



導言

《甘州明季成仁錄》，又名《甘州成仁錄》。計四卷，成書于道光三年（公元一八二三年）七月。記載了明崇禎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年）十一月，李自成派賀錦攻戰甘州時，戰死者巡撫林日瑞、總兵馬爨、撫標中軍哈維新等

四十五人生平

皆載于《勝國殉節諸臣錄》者

及修建成仁祠碑記和所錄死難者龕位；同時，附考了

與之相關的史實。總兵王汝金及總兵馬爨家將馬虎等九人，則載于《甘州府志》，以補其遺。作者在碑記中言賀錦「破城屠戮至萬餘人，此其章章可考者。嘉慶間署涇州知州胡秉虔悉奉主入龕，以祀名曰成仁祠」。又言《論語》：「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故名《甘州成仁錄》。

甘州明季成仁錄

導言

◎ 一〇六

《甘州明季成仁錄》由清胡秉虔輯錄。胡秉虔（公元一七七零至一八四零年），字伯敬，號春喬，安徽績溪人。自幼家學淵源，加上他勤奮，在學術上造詣很高。他于京師成均館讀書的時候，每夜必用盡蠟燭二條，勤奮程度可見一斑。同時，與王引之、張惠言、姚文田交游，相互切磋。嘉慶四年（公元一七九九年）中進士第。遂出任刑部主事，後外派到甘肅靈臺縣任知縣。丹噶爾建廳後，出任第一任同知。在任三年多，因積勞成疾，卒于丹噶爾廳，享年七十歲。著有《卦本圖考》《尚書序錄》《說文管見》等。與胡匡衷、胡培舉并稱為清代經學『三胡』。

本志以《張掖古志（影印本）》所錄卷本為底本，以《甘州府志》《甘肅通

志》及有關史料爲參本，校點重刊。

甘州明季成仁錄

導言

甘州明季成仁錄

導言

《甘州明季成仁錄》目錄

導言	一〇五
卷一 列傳	一一一
卷二 忠烈祠位次記	一三四
新建忠烈祠碑記	一四〇
諭張掖縣禮房	一四二
卷三 坵攷上	一四五
卷四 坵攷下	一五六

甘州明季成仁錄

目錄

甘肅巡撫贈兵部尚書林公

績溪 胡秉虔 輯

列傳

甘肅巡撫贈兵部尚書林公

公名日瑞，字浴元，福建詔安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爲浙江紹臺道，及按察使，并有聲。崇禎初，以江西右參政，憂歸，服闋起故，官分守湖廣。在江西時，屬縣鉛山界，閩妖人聚山中謀不軌，圍鉛山。公擊敗之，搗其巢。屢遷陝西左右布政使。十五年夏，遷右僉都御使，代呂公大器巡撫甘肅。明年十一月，闖□李自成據西安，遣別將賀錦陷蘭州。肅王走死，遂渡河，莊浪、涼州二衛望風降附，進逼甘州。公聞□急，結西羌嚴兵以待，而自率副總兵郭

忠烈公天吉等扼諸河。十二月，□踏冰過河，公退入城戰且守。大雪深丈許，樹盡介，角榦折，手足皸瘃。閱七日，城中降夷爲內應，□乘夜坎雪而登城，遂陷。公被執，誘降不屈，磔於市，闔家遇害，居民死者萬餘人。初，公撫甘肅，廷議謂其不任也。遣楊節愍公汝經國朝子諡代之，未至，而公已及於難。福王時，贈公兵部尚書，賜祭葬。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諡忠烈。

甘肅總兵官馬公

公名曠，山西蔚州人。宣府總兵官芳之孫，遼東總兵官林之子也，幼習韜畧。天啟中，爲遼東游擊。督師孫忠定公承宗國朝子諡以其父死王事，獎用之，屢遷至副總兵，守徐州。崇禎八年，□陷鳳陽，公率兵恢復，遂留戍焉。歸

德徐州閒有地曰朱家廠，土寇據之，時出掠，公勦滅之。□犯六安，河南總

督朱烈愍公大典

國朝
予謚

檄公駐壽州東，兼護二陵。十二年六月，擢總兵官，鎮

守天津。久之，掛平羌將軍印，移鎮甘肅。十五年，督三協副將王世寵、王

加春、魯允昌等討破叛番，斬首七百餘級，撫安三十八族而還。其冬，督師孫

忠靖公傳庭

國朝
予謚

召不至，疏劾之。愍帝令察公如堪辦□，許戴罪圖功，否則以

賜劔從事。比至軍，忠靖貸其罪。已，復以逗遛淫掠被劾，仍宥之。明年秋，忠

靖將出關，檄公屯商州，防□北犯。忠靖師覆，公西還。過蘭州，以兵寡不

足禦賊，勸肅王渡河，保甘、涼爲恢復計。王不聽。公急回鎮，與巡撫林忠

烈公計守禦□至，督率將士殺□無算。城陷，公入署焚妻子，率里居副總兵

歐陽烈愍公袞等巷戰，力竭自刎。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忠烈。

謹按：馬公祖芳，由行伍起家，至大帥，爲世良將。父林，當楊鎬四路出師。時兵敗尚間崖，僅以身免，後乃殉節開原。兄燃、熠，皆從父至尚間崖戰死。兄炯，湖廣總兵官，先從貴州巡撫王三善，死奢安之難。弟颺，又以沔陽同知罵□死，忠義萃於一門。幸遇我高宗純皇帝，軫卹前朝死事之臣，父子兄弟三，謚忠烈。公及父林、弟颺。嗚呼盛已！

甘肅副總兵郭公

公名天吉，陝西榆林人。父失名，號郭神箭，累射殺□。河干失守，公與巡撫林忠烈公歸保甘州。城破，父於陣。公殺妻子，巷戰被執，不屈，磔死。國

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忠烈。

甘肅鞏昌府同知贈太僕寺少卿藍公

公名臺，河南光州人，爲軍前監紀同知。

吳氏《綏寇紀畧》云：「字輝夕，光山人，貢士，鞏昌監牧同知兼監紀甘州軍事。」

城陷，與巡撫林忠烈公等同日死節。福王時，贈太僕寺少卿。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節愍。

總兵官羅公

公名俊傑，甘州人。西平參將加副總兵。忠烈公一貫

國朝予謚

子，以父殉節

廕副千戶。崇禎中，仕至宣府總兵官，免歸。□犯甘州，衆議守禦。公慨然曰：『世受國恩，當以死自效耳。』與里居知縣段公自宏，分守西城，捐金餉士。城陷，與

妻趙氏相對縊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節愍。

謹按：羅公，父一貫，以天啟元年戰死西平堡。越二十餘年，而公殉節甘州。一貫，得謚忠烈公，亦得謚節愍。父、子捐軀，後先輝映，豈不偉哉！

總兵官趙公

公名宦，甘州人。累官總兵官，致仕歸，年八十餘。城陷，自焚，妻楊氏亦縊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節愍。

副總兵歐陽公

公名袞，甘州人，仕至臨洮副總兵。□既渡河，從巡撫林忠烈公歸守甘州。□

入城焚其家，巷戰死，妻某氏亦投於火。圍急，時有堡官至城下，言□密事者乃縋而上，問其名曰『寇來順』也。公聞之，愀然曰：『寇登城，事無濟矣。』是夜，城果陷。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烈愍。

副總兵劉公

公名國棟，甘州人，仕至固原副總兵。城陷，率家丁巷戰，殺□甚衆，力竭，闔門自焚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烈愍。

副總兵張公

公名攀，山東安邱人，仕至甘州副總兵。

《府志》《省志》皆作洪水營游擊。

城陷，被執，不屈

死之，一家俱殉。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烈愍。

游擊哈公

公名維新，籍貫未詳，官撫標中軍游擊。

《府志》作
洪水游擊。

城陷，力戰死之。國

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烈愍。

游擊萬公

公名峘，甘州人，官撫標游擊。同巡撫林忠烈公守城，殺□甚衆。城陷，被

擒，誘降不從，強立呼罵，折腿抉齒而死，□恨之，磔其屍。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烈愍。

游擊楊公

公名威，甘州人，官寧夏洪廣營游擊。

《府志》作
寧夏參將。

戇直不阿，因忤當道，解

任歸。城陷被執，罵不絕口，□恨之，斷喉折脛而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烈愍。

游擊趙公

公名宗禮，甘州人，官游擊。年七十餘解任，家具一子金剛保。城陷，老僕欲負以逃，公曰：『設不得脫，必爲□隸。』遂手刃之，闔門焚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烈愍。

游擊李公

公名汝璋，甘州人。官阿壩嶺游擊，致仕回籍。□入城，率子起鳳等升屋射□，俱被殺。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節愍。

知縣段公

公名自宏，字海若，甘州人，恩貢生，曾任太湖縣知縣。

《府志》《省志》皆作山西垣曲縣知縣。

廉正有聲，已行取，以疾辭歸。□至，公捐金餉士，與故總兵官羅烈愍公俊傑同守西城。城陷，被執，罵□自刎死。繼室朱氏不辱被殺，妾楊氏、王氏皆自縊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烈愍。

行都司高公

公名登科，甘州人，官陝西行都司。城陷，被執，不屈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節愍。

都司姚公

公名世儒，籍貫未詳，官鎮標，坐營都司。□入城，率衆巷戰，力竭，自焚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烈愍。

都司姜公

公名宏基，甘州人，任屯局都司。城陷，罵□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烈愍。

指揮趙公

公名宗祝，甘州人，與子案皆官指揮。城陷，父子率親丁巷戰，力竭，命妻妾投繯，父子俱自刎。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烈愍。

指揮李公

公名棲鵬，甘州人，官指揮。□入城，公衝戰，力竭自刎。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烈愍。

指揮姚公

公名天寵，甘州人，官指揮。□圍城，迎戰被殺，闔家自焚。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烈愍。

指揮張公

公名洪勛，甘州人，官指揮。□入城，率家僮巷戰，力竭，自焚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烈愍。

指揮王公

公名嘉官，甘州人，官指揮。□入城，持弓矢升屋射殺□數十人，力竭自刎。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烈愍。

指揮趙公

公名案，指揮烈愍公宗祝子也，與父皆官指揮。守城殺□甚衆，城陷，自刎。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節愍。

守備朱公

公名文選，甘州人，官練兵守備。城陷，與貢生張之衡同縊死于茶馬司署中。國朝乾隆四十一年，恩予人祀忠義祠。

教授童公

公名志道，甘州人，恩貢生，以靖遠衛教授致仕歸。城陷，肅衣冠，端坐書室，□至遇害。著有《恒心錄》《良知圖》二書。國朝乾隆四十一年，恩予人祀忠義祠。

千總劉公

公名燦，副總兵烈愍國棟子也。城破，與父同焚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恩予人祀忠義祠。

貢生張公

名之衡，甘州人。善射，分守西城，殺□甚衆。城破，與守備朱公文選對縊茶馬司署中。國朝乾隆四十一年，恩予人祀忠義祠。

貢生保公

名獻書，甘州人。分守城，掘濠備□，城破死之。國朝乾隆四十一年，恩予人祀忠義祠。

生員蔣公

名明理，甘州人。□圍急，巡撫林忠烈公命公分守西城。城破被害，母王氏、妻王氏皆投井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恩予人祀忠義祠。

生員張公

名聖翼，甘州人。分守城，見勢急，自書『玉碎』二字於衣袂。城破，罵□見殺。國朝乾隆四十一年，恩予人祀忠義祠。

生員康公

名國新，甘州人。□犯河西，獻平寇十餘策。城破被執，不屈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恩予入祀忠義祠。

生員童公

名士楷，甘州人。城破被執，罵不絕，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恩予入祀忠義祠。

生員丁公

名掄，甘州人。分守城，城破被執，罵不絕口，□怒，縛於西街坊柱，炮烙而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恩予入祀忠義祠。

生員康公

名萬秋，甘州人。分守城，獻策於巡撫林忠烈公。城破，與妻段氏同縊杏樹下，闔門七口皆殉。國朝乾隆四十一年，恩予入祀忠義祠。

梁公

名進德，甘州掾吏，分守城。□人，登樓發矢射殺數人，矢盡自刎。國朝乾隆四十一年，恩予入祀忠義祠。

費公

名國興，甘州醫學。□入城，陰置藥酒中毒□。□覺，立斃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恩予入祀忠義祠。

祁公

名士英，甘州人。分守城，城破，率衆巷戰，力竭歸家，與妻董氏闔家焚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恩予入祀忠義祠。

周公

名公臺，甘州人。分守城，城破，殺妻子，自焚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恩予入祀忠義祠。

馬公

名騰錦，甘州人。分守城，城破，殺妻武氏，抱二子投火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恩予入祀忠義祠。

郭公

名世潔，甘州人。聞城破，持刀而出，格殺數十人。力不能支，回家殺其妻，復出擊□，遂被害。國朝乾隆四十一年，恩予入祀忠義祠。

李公兄弟三人

名起鳳、集鳳、翔鳳，皆游擊節愍公汝璋子也。□入城，與父同射□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恩予入祀忠義祠。

羅公

名俊士，總兵官節愍公俊傑弟也。守城，城破，巷戰被執，罵□遇害，妻楊氏亦自縊死。國朝乾隆四十一年，恩予入祀忠義祠。

馬虎

總兵官忠烈公爌家將也，忠烈戰死，虎亦自刎。

總兵官王公

公名汝金，甘州人。其先當明初，以從戎功世襲千戶升指揮。同知祖綱御虜甘峻堡至難，兄戰死，事聞，建祠旌之。額曰『憫忠公以世勳積多，官寧夏總兵官，告歸』。□至，公倡義固守。及城陷，歎曰：『吾以一死報國耳！』遂自刎，妻柳氏亦自縊死。見《府志》

知縣陸公

公名一桂，曾任山西知縣。城陷，自縊死。見《府志》

教諭范公

公名友韓，以山西教諭告歸。城陷，被執，罵□死。見《府志》

訓導吳公

公名本泰，曾任涇陽縣訓導。城陷，被執，罵□死。見《府志》

守備湯公

公名虎，官練兵守備。城陷，被執，罵曰：『昔誅鼠輩不盡，遂令猖獗至此』。□怒，磔之。見《府志》

陶公兄弟二人

名萬國、萬柱，一爲千戶，一爲百戶。□圍城，東北西隅舊垣頽壞，二

陶架木爲鋪樓，仗烏鎗死守，□不敢逼。久之，□潛伏大礮，多置火藥于樓下。夜半，礮震骸骨飛空，莫知其處。見《府志》

陳公

名通法。分守城，見□已入，乃積薪宅內待之。隘巷殺數人，舉火焚室，闔家俱殉。見《府志》

郭炳忠

總兵官羅節愍公俊傑家將也。□入西門，炳忠提大炮打傷□首數人。被執，罵不絕口，遂遇害。見《省志》

謹按：總兵官王公以下九人，《明史》及《通鑒輯覽》《殉節錄》俱未載。然

當日死者萬餘人，史家安能盡書。况見于《府志》《省志》者章章如是，未可謂之無徵也。今據補入。

甘州明季成仁錄卷二

績溪 胡秉虔輯

忠烈祠位次記

中正龕

賜謚『忠烈』，明巡撫甘肅贊理軍務右僉都御史，贈兵部尚書林忠烈公，諱日瑞。

賜謚『忠烈』，明平羌將軍、甘肅總兵官馬忠烈公，諱爌。

賜謚『忠烈』，明甘肅西協副總兵郭忠烈公，諱天吉。

左正龕

賜謚『節愍』，明甘肅軍前監紀鞏昌府同知，贈太僕寺少卿藍節愍公，諱臺。

賜謚『節愍』，明總兵官趙節愍公，諱宦。

賜謚『烈愍』，明固原副總兵劉烈愍公，諱國棟。

賜謚『烈愍』，明甘肅撫標中軍游擊哈烈愍公，諱維新。

賜謚『烈愍』，明洪廣營游擊楊烈愍公，諱威。

賜謚『節愍』，明阿壩嶺游擊李節愍公，諱汝璋。

賜謚『節愍』，明陝西行都司高節愍公，諱登科。

賜謚『烈愍』，明屯局都司姜烈愍公，諱宏基。

賜謚『烈愍』，明指揮李烈愍公，諱棲鷗。

賜謚『烈愍』，明指揮張烈愍公，諱洪勳。

賜謚『節愍』，明指揮趙節愍公，諱宥。

恩予人祠：明練兵守備朱公，諱文選。明山西知縣陸公，諱一桂。明涇陽縣訓導吳公，諱本泰。

右正龕

賜謚『節愍』，明宣府總兵官羅節愍公，諱俊傑。

賜謚『烈愍』，明臨洮副總兵歐陽烈愍公，諱袞。

賜謚『烈愍』，明甘州副總兵張烈愍公，諱攀。

賜謚『烈愍』，明甘肅撫標游擊萬烈愍公，諱峒。

賜謚『烈愍』，明游擊趙烈愍公，諱宗禮。

賜謚『烈愍』，明太湖縣知縣段烈愍公，諱自宏。

賜謚『烈愍』，明甘州鎮標坐營都司姚烈愍公，諱世儒。

賜謚『烈愍』，明指揮趙烈愍公，諱宗祝。

賜謚『烈愍』，明指揮姚烈愍公，諱天寵。

賜謚『烈愍』，明指揮王烈愍公，諱嘉官。

恩予入祠：明靖遠衛教授童公，諱志道。明寧夏總兵官王公，諱汝金。明

山西教諭范公，諱友韓。明練兵守備湯公，諱虎。

左配

恩予入祠：明千總守城殉節劉公，諱燦。

恩予入祠：明貢生守城殉節保公，諱獻書。

恩予入祠：明生員守城殉節張公，諱聖翼。

恩予入祠：明生員守城殉節童公，諱士楷。

恩予入祠：明生員守城殉節康公，諱萬秋。

恩予入祠：明醫學守城殉節費公，諱國興。

恩予入祠：明守城殉節祁公，諱士英。

恩予入祠：明守城殉節馬公，諱騰錦。

恩予入祠：明守城殉節李公，諱集鳳。

恩予入祠：明守城殉節羅公，諱俊士。明百戶守城殉節陶公，諱萬柱。明

總兵官馬公殉節家將馬虎。

右配

恩予入祠：明貢生守城殉節張公，諱之衡。

恩予入祠：明生員守城殉節蔣公，諱明理。

恩予入祠：明生員守城殉節康公，諱國新。

恩予入祠：明生員守城殉節丁公，諱掄。

恩予入祠：明吏員守城殉節梁公，諱進德。

恩予入祠：明守城殉節周公，諱公臺。

恩予入祠：明守城殉節郭公，諱世潔。

恩予入祠：明守城殉節李公，諱起鳳。

恩予入祠：明守城殉節李公，諱翔鳳。明千戶守城殉節陶公，諱萬國。

明守城殉節陳公，諱通法。明總兵官羅公殉節家將郭炳忠。

新建忠烈祠碑記

甘州南界天山，北接居延海。爲明季三邊之一，設都御史臺以撫之，總兵官以鎮之。崇禎十六年，李自成據西安，支□賀錦陷蘭州，肅王走死，遂渡河，各衛望風降附，進逼甘州。初，甘肅巡撫林公聞□，急練兵民爲保障計。及是，與總兵官馬公、副總兵郭公，暨在籍紳士等，率兵民分門拒守。□晝夜攻圍，公等隨方策應，乘閒出擊，殺□無算。□來益衆，閱七日而城陷，公

等闔門盡節，城中無一降者，屠戮至萬餘人，積屍幾與城等。被禍之慘，千古所未有！殉義之烈，亦千古所未有也！

我國家定鼎京師。順治元年，世祖章皇帝特謚殉節明臣范景文等二十餘人，各給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乾隆四年，高宗純皇帝允廷臣之請，又謚殉節明臣趙撰。四十一年，復命大學士九卿等，博稽史志，通攷明末殉節臣民姓名行迹，分別專謚、通謚，及入祀所在忠義祠，共四千餘人，猗與休哉！

湛恩滂鴻，施於異代，尤千古未有之盛事也！甘州，殉節官民得邀賜謚者二十有四人，入祀者二十有一人，豈非厚幸歟！獨念甘州爲公等致身之地，乃百餘年來憑依，無所肸鬻，無聞非所，以仰承德意也！

虔不敏，兩令張掖。道光三年，蒙恩擢牧河州將受代矣。懼忠義之不彰，無以揚國家之盛美，而昭示來茲。亟擇地於東關之南，以二萬錢購得之，鳩工庀材，剋期葺事，絲毫不以累民。爲堂三楹，東西廡各二楹，大門二門各三楹。中祀林、馬、郭三公，而同時殉節者以次列焉。捐一歲之養廉，補千秋之缺。典俾此邦人士，咸曉然於見危授命，雖死猶生，見義不爲，雖生亦死。而我國家崇獎忠貞不遺微賤，聖恩寬大，覃及前朝，當益動其忠君親上之心矣。是爲記。

賜進士出身、甘肅張掖縣知縣、升任河州知州、己卯科陝甘鄉試同考官、前刑部主事，績溪胡秉虔撰。

諭張掖縣禮房

諭禮房知悉：照得本縣購地東關之南，捐建忠烈祠，擇於七月初二日敬安牌位，設祭成禮，懸扁立碑，工既竣矣。因念看管無人，祭祀無產，修葺無資，難以垂諸久遠也。查有更名南旂民人陳法謨、楊相、陳三禹、張大壽、楊玉成等，認種荒地，每年交納租糧小麥三倉石，本縣又捐制錢六十千文，發當商營運，按月一分行息，以上二項即作忠烈祠公用。其祠宇就近責成泰普寺僧人看管，其糧附貯書院振興倉，其錢二季交息，統付該房經收變價。每年春秋二季備辦祭品，每年給看管祠宇僧人工食錢二千文，亦按春秋二季給發。如有餘剩，留備歲修之需。至春秋祭祀日期，定於致祭昭忠祠之次日舉行。屆期，該房稟縣致祭，并傳經理書院貢生前往隨班行禮，合行諭知。諭

到該房，永遠遵照。儻有滲漏坍塌之處，隨即會同工房查看修葺，勿稍怠忽。特諭。

道光三年七月初三日

甘州明季成仁錄卷三

績溪 胡秉虔輯

坵攷上

闖□之變，甘州殉難諸人，既詳徵史志爲傳，竝建專祠以妥侑之矣。茲檢閱各書，又得數條，足證當日事蹟，因坵錄之，以諗後之言甘州忠義者。

甘州城破時，婦人女子亦多殉節。其可攷者，如河南南陽府同知鄭完我之母石氏、妻王氏及女。完我之官王氏，奉姑家居。□急，石氏豫戒家人，積薪室中，及城陷，攜王氏及孫女人室，縱火自焚。越十日發視，徧體焦爛，姑婦猶相牽挽女，相去稍遠，顏色如生，顛髮拳曲，猶作雙丫髻狀。

史云：『女相距三尺許，覆

以甕顏色如生。國朝趙濟美作《一門三烈傳》，宋琬作《一門三烈記》。』

又如指揮胡用賢之妻楊氏，生員樊愛人之妻岳氏

甘州明季成仁錄

卷三

年十八，城陷，愛人被執，脫回尋岳及幼女皆不見。後於煨燼中見岳衣襟半幅，方知妻女皆死於火。生員齊養質之妻王氏，柴希遠之妻張氏

城陷，張手執利刃潛伏門旁，伺。董嗣孟之妻姚氏，馬獻圖之妻孔氏。闔家六口，皆投火死。

生員馮堯都之妻段氏，堯都，《省志》作『克都』，入室，段手執廚刀撲砍，首中傷，遂自刎。生員閻舜之妻雷

氏，閻舜，《省志》作『閔師舜』。皆自刎死。

生員黃階之母，《省志》作妻。龔氏，百戶談文德之妻趙氏，文德領咨赴部，入城，趙率二女閉戶，同投繯死。劉

禧之妻聞氏，同媳某氏。任光啟之妻朱氏，見夫被殺投繯。皆自縊死。

陳良策之母孫氏，生員張篤忠之妻任氏，入城，篤忠被執，任恐見辱，挾幼子投井死。生員羅俊彥

之妻楊氏，孀居二十三載。鄒裔儒之妻任氏，有姿色，入城投井。擄出撫慰之，任怒罵甚厲，斷其臂，仍推於井，投瓦石擊死。武宦之

妻王氏及孀婦車氏，遺其夫姓名，車年十七，聞至，語人曰：『吾決不令氛污我也。』皆投井死。

指揮張秀之妻李氏，生員李啟明之妻黃氏，生員楊丕裕之妻李氏，醫生馮某之妻呂氏，薛登科之妻段氏，李文實之妻錢氏，郭宏之妻武氏，城陷，宏被執，武牽挽不肯捨。□殺宏，武罵不絕口，□怒殺之，殘其屍。皆罵□死。

趙國正之妻王氏，趙國祥之妻任氏，俱孀居。并飲藥死。

《明史·忠義傳》：『睢州楊汝經，崇禎十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擢井陘兵備僉事。十七年，甘肅陷，巡撫林日瑞殉難，超拜汝經右僉都御史，代之。行次林縣，聞京師陷，將赴南京。至東明，率壯士百餘騎還討林縣僞官，戰敗被執。僞官釋其縛，說降不從，斃之獄。』

按《林公本傳》云：『日瑞撫甘肅，廷議謂其不任，遣楊汝經代之。未至，日

瑞遂及於難，則命楊公撫甘。』在林公未殉之前，與此傳少異。

馬羲瑞教諭著《天山雪傳奇》載：『馬忠烈公勸肅王渡河保甘涼，被原任

鎮將楊旗阻止，致及於難，嗣守甘州。都司山佳游擊干有一私勾降夷，引□

自城西南攀角而登，闔城屠戮。』又有喻大壯者，先獻降書。山佳、幹有一疑

系崔、王二姓，特隱其名耳。甘州城內西南隅，地名達子營，本降夷，所居

即今之六營馬圈也，或作東南者誤。

羲瑞，張掖人，字肇，一號潛齋，又號知誤道人，曾爲安定教諭。

林忠烈公殉節時，有義民馬負圖、賈大玉者，收其屍瘞之。迨事稍定，負

圖遣子天祿，大玉遣子文衡，扶柩數千里歸其骸焉。

賀錦既陷甘州，置僞官守之，東西衛所望風送款，惟西寧未下。踰年正月，錦

自擁大眾往攻，爲土司指揮祁廷諫等所殺。

明季，流□李自成、張獻忠而外，革左五營最爲強盛。五營者：革里眼，名賀一龍；左金王，即

賀錦；老回回，名馬守應；爭世王，名劉希元；亂世王，名藺養成也。馬反正，四營皆歸自成後，藺亦降於永明。

魯允昌者

《省志》作「映昌」，《西寧府志》作「行昌」，大抵皆避改。

莊浪土司也，世襲指揮，任西寧副總

兵。崇禎十五年，西寧番族作亂，允昌隨總兵官馬忠烈公進勦，立功而

還。十六年冬，聞闖□陷西安，上疏請肅王據甘肅，以圖恢復，不報。乃與土

司祁廷諫等歃血訂盟，誓不與□俱生。嗣聞賀錦自甘州擁兵而南，允昌遂詣連

城。允昌世守地。散家財賞士，提兵至西大通，遇□前鋒，允昌揮兵奮戰而沒於陣。

祁廷諫者，碾伯土司也，世襲指揮。流□陷甘肅，河西多爲所有。將及

西寧，廷諫與二子興周、肇周，約土司魯允昌、申中族番目完冲，及軍民之

効義者共謀拒□，推生員胡璉器爲參軍，歃血訂盟。□偵知之，不敢犯者月餘。嗣旁孽魯文彬勾□至，魯允昌戰沒。□遂抵碾伯平濠，圍數匝，廷諫聚衆泣告曰：『事勢至此，有死而已。』興周曰：『國家豢養之恩，報在今日，兒等當以死戰。』遂合番目完冲、土司祁國屏等出戰，斬文彬。會聞賀錦大衆將至，人情恇怯。廷諫度力不支，乃退保西寧。胡璉器急策於興周曰：『賀錦驍勇兼之，彼衆我寡，可以智取，不可以力敵也。曷令番人誘之入重地，多掘陷阱，絆以馬索俟，其僕馘斬之。』興周從其策，錦果伏誅。或曰廷諫偽降。又殺□黨數千人，一時稱快。然錦雖死，而餘黨益熾。□將辛恩忠率衆迸力急攻，城遂破，以殺錦之謀由於祁氏也，獲廷諫係累以去。興周兄弟盡破家財，買良馬百匹以圖贖父，追

至平戎驛，哀丐再三，□終不允，反欲害廷諫。肇周大聲曰：『殺賀者我也，于父何涉。』□曰：『孝子也。』遂檻繫同行，亦不加害。至西安，適我大兵入潼關，□踉蹌南竄，廷諫父子歸。坩隨總督孟忠毅公喬芳平定河西，廷諫仍授指揮世襲。

李天俞，亦碾伯土司，世襲指揮。流□至，天俞之弟天翕、天命皆被執，抗節死。天俞妻王氏、妾匡氏爲□所逼，竝投崖死。部落死者三百餘人。後天俞助祁興周殺賀錦，□黨縛興周父廷諫，竝天俞至西安，天俞脫歸。入國朝，累立戰功，仍授世襲指揮。王氏，甘州人。

西寧土司李洪遠，崇禎末，官練兵守備。□寇西寧，洪遠率所部守城，戰

甘州明季成仁錄

卷三

◎ 一五二

敗。奔山莊集兵再戰，□圍之，與妻祁氏皆被執，罵□遇害，家丁同死者二十餘人。祁氏，亦甘州人。

南豐劉少司寇有《天山雪傳奇》題詞八首。

其一云：秦關西去盡烽煙，一例降旗到酒泉。天意不教支半壁，六花慘淡遘奇緣。

其二云：堂堂節使矢孤忠，誓死還將闔帥同。但使諸公能戮力，殲渠應在允吾東。

其三云：防河急著計無成，烽火俄傳過永城。多少材官齊斂手，平戎獻策一書生。

其四云：居延雉堞本崑巍，肘掖翻教黠虜窺。他族薦居心必異，當年失計悔何追。

其五云：君能徇國妾從夫，巾幗分明大義扶。更有鄭門三列在，積薪投燄倩誰摹。

其六云：禦寇全憑廟議中，枌榆義氣薄蒼穹。誰憐巷戰三朝後，魂魄猶爲厲鬼雄。

其七云：南羌北狄費邊籌，更遣黃巾恣踐蹂。四萬七千同喋血，聲聲哀怨譜甘州。

其八云：中丞有子擁朱旛，纔起瘡痍未復元。兩世忠貞同一轍，至今遺

甘州明季成仁錄

卷三

◎ 一五四

恨在花門。

八詩闡發幽潛，該括始末，允稱詩史。

司寇，名斌，字誠甫，號藜照，曾為甘州太守，遺愛在民，至今父老傳誦云。

國朝林觀察維造者，忠烈公從子。

據《府志》。

順治初，分巡甘山道。

後改甘肅道，又改甘涼道。

五年，副總兵米刺印作亂，遂與巡撫張文衡

開平、衛人

總兵劉良臣

直隸人

游擊黃得功同

被害。《府志》云：『米刺印，甘州回民也，素桀黠，起卒伍。以時方草創，陰

蓄異志。維造與良臣嚴治，反側闖口餘黨，內不自安，刺印乘以糾衆。得功微

覺之，密獻計于良臣，未及發，會調兵征湖廣。刺印佯言兵變，亟須安撫，置

酒北城樓，邀文衡等會議，而席其從者於城下，酒既行，伏兵突起殲焉。』刺印

乃與其黨丁國棟據城反。

劉詩第八首蓋指此事。

宋荔裳按察作《鄭氏一門三烈記》言：『□

怒，攻圍百日。城既陷，巷戰三日。』他書多言：『城陷，死者四萬七千餘人』，皆

不免于誇張。惟《天山雪傳奇》凡例云：『甘州拒□七日，火罐擗石打傷甚多，故

城陷之日，□恨爲仇，屠戮最慘。又兼雪深數尺，被害不下萬餘，似得其

實。

《忠烈祠記》書丹時未及詳攷，故石本尚沿舊說。

甘州明季成仁錄卷四

績溪 胡秉虔 輯

增攷下

明代，陝西設四巡撫，西安而外，延綏、寧夏、甘肅各一，號曰三

邊。

延綏巡撫初駐延安，成化九年，移駐榆林，甘肅巡撫駐甘州。

又設總制以統之。

初駐固原，後移西安。嘉靖中，避『制』字改曰總督。

崇禎十六年

冬十月，孫忠靖之師潰於潼關，西安巡撫馮師孔死節，原武人李自成遂入西安，據

秦王府，建號大順，改元永昌。厲兵秣馬，將逼京師，而恐三邊之躡，其後

也遣驍將劉宗敏、李過、賀錦、牛成虎

《甘肅通志》作牛成龍

等，分路西掠。劉宗敏屠慶陽；李

過破榆林；寧夏望風納款，牛成虎入據之；賀錦旋陷甘州。□遂安行渡河，無

西顧之憂矣。今竝攷之，以見甘肅被禍之始終焉。

明初，親王分藩，甘肅者三：曰肅，曰慶，曰韓，皆太祖子也。肅莊王八傳，而至識鉉；慶靖王十一傳，而至倬淮；韓獻王十一傳，而至亶塔。史家或雲□至被執，或云死難，傳聞異辭，莫得而詳也。

慶靖王橈，太祖庶十六子也。洪武二十四年，封慶王。二十六年就藩，以餉未敷，令駐慶陽北古韋州城，就延、綏租賦，三十年表作建文三年始之國寧夏。

崇禎十六年二月，陽穀段復興以右參議一作布政使備兵慶陽。凶荒之後，廩無

宿儲，軍衛積敝，羸卒不滿二千人。復興張設文武治，具爲持久計。十一月，李自成三使招降，又遣降將白廣恩傳檄往諭，復興斬其使，手裂其檄，使吏民憑堞詬之。踰月，□帥劉宗敏以五萬人至，環城急攻，城上發礮石擊□，□

死滿濠。自成少爲劫□，過慶陽，悉其險，慮師久頓，檄宗敏還。使未至前，一日，奸民馬天駟、楊廷藻受□餌，夜縋□入關。黎明，復興在北城樓督戰，□自交衢發礮，張幟以進，守陴者駭散。復興見勢不支，隨一僮一卒入署，跪啟太夫人，令妻妾四人登樓，積薪其下。一婢負幼子避民舍，復興曰：『吾奉太夫人死節，而以子免人，其謂我何遂？』召還。城陷，舉火焚樓，太夫人亦自投於火。復興北向叩頭，竟徐起，更戎衣，持銅鞭，步至北門，遇持矛□，二人格斗，殺之；□來益衆，又迎擊斃其馬上一人，遂戰死。練兵都司周嘉彥者，復興愛將也。□人，嘉彥單騎大呼，巷戰良久，手刃數十人，乃痛哭殺所乘馬，自刎死。其時，同死者又有推官靳聖居、安化知縣袁繼登、里居太常少卿麻僖

一家死者四十餘人。

聖居，長垣人。

時已擢刑部主事，未行。

繼登，南京人。麻僖，《明史》有傳。

□既屠，慶陽旋陷。寧州知州董琬死節。琬，開州人。

一作慶陽知府。

韓獻王松，太

祖庶二十子也。洪武二十四年封，未就藩，薨。子恭王冲烱襲，永樂二十二年

之國平涼。韓王亶璿，獻王九世孫也。□入關，諸王及監司以下官謀遁走。平

涼知府簡仁瑞謁韓王曰：『長安有重兵，訛言不足信。殿下輕棄三百年宗社，欲

何之？縱□壓境，延、寧、甘、涼諸軍足相援也，必不能支，同死社稷，亦

不辱二祖列宗。』王不從。是夕，其護衛卒噪，挾王及諸郡王宗室斬關出，脅

仁瑞行。仁瑞曰：『吾平涼守也，吾去誰與守？』衆遂去。仁瑞乃徹四關居民

入城，以土石塞門爲死守計。未幾，□抵城下，士民數人草降書，乞僉名署印。仁

甘州明季成仁錄

卷四

瑞怒叱責之，正衣冠，自經堂上，城遂陷。仁瑞，榮縣人。韓王不知所終。時有平涼馬夫，佚其姓名，隨驛使東行，遇□。□殺使，留馬夫，使誑城。馬夫至城下，大呼□至，□怒，磔之。

平涼既陷，屬邑多降。華亭教諭鄒姓者，援曾子居武城之義，欲避去。訓導何相劉止之曰：『吾輩委質爲臣，安可以賓師自處？』乃率諸生共守，及城

陷，與教諭皆殉節。

鄒姓，史不載其名，《殉節錄》作鄒邦榮。

□將賀錦抵安定，邑人欲迎降。舉人張國紘一作統、貢生戴天甲胄至縣堂，按

劍號令，與知縣共率衆守城。生員王保民號於衆曰：『協心堅守，□進城，無噍類矣！』閱三日，城陷。國紘、王保民與監生陳周鼎、張大韶，生員王保泰、王

保貞、王敬、張大才、張大訓、張大夏、高朝鳳、俱罵□暨王宏毅、射殺□二康

維新、李洲、楊毓秀、陳周瑞、陳周哲、俱墜城楊中葵、巷戰劉翹名、楊九儀、王璽、薛

三戒、楊道泰、梢柏、張問行、孫印、于應泰、張一才、張懋齡、李大升、王

臣俱被皆死之。

初，□攻城急，張國紘與守者議，丁壯登陴，女子運石。國紘妾楊氏先倡，城中女子隨之，須臾四城皆徧。及城陷，楊氏死譙樓旁。事定，家人獲其屍，兩手猶抱石不脫。

安定知縣王垣攝會寧事，為□所執，逼令說：『後任會寧知縣應昌士降。』垣允之，及登城，乃勸以死守，城破，皆被殺。垣，四川人。昌士，仙居人。

甘州明季成仁錄

卷四

◎ 一六二

肅莊王橫，太祖庶十四子也。初封漢王，洪武二十四年改封肅王。二十五年就藩，以陝西各衛兵未集，暫駐平涼。二十八年，始之國甘州，詔領陝西行都司

甘州三衛軍務。

時，設甘州左衛、右衛、中衛。

建文元年，王乞內徙，遂遷蘭縣。

即今蘭州，府治。

肅王識鉉，莊王八世孫也。好詩文，精書畫，重鑄太祖所賜《淳化閣帖》。天啟元年襲封。□逼蘭州，王出奔，貴嬪楊氏、田氏投繯死，宮人從者二百餘。

史於肅王識鉉之出奔也，不言所終。攷《皋蘭縣志》有云：『流□攻蘭州，肅王走河湟。值夜難進，萬山中偶一茅舍，望門而投。有姥持火進具，及曉，乃卧灌莽中。』又云：『蔣嘉允，弱冠善射，勦寇有功授都司。流□壓境，扈肅王出城，爲伏莽土回所劫，拒敵河澗，矢盡被害，碎骨層冰中。』又云：『流

□陷蘭州，肅府校尉張鼎負王從水竇出，潛行至阿什噶羅，俱被執，送西安。□嘉鼎義釋不殺，肅王死，乃歸。』則肅王蓋終於西安，特死狀莫得而詳耳。時肅府侍書溫樞，生員林培梁、段字辛及州民朱文美，皆闔門殉節。肅府中涓趙三策，亦罵□被殺。又有陸岱齡者，授涇州訓導，赴任經六盤山遇□，爲所執，不屈而死。

□既屠慶陽，破榆林，三邊震動。僞檄至寧夏，巡撫李虞夔_{山西人}束手無策。慶

王諸宗屬及紳士集慶府議降，有百戶鄧德者排闥入，痛哭曰：『公等皆欲賣城求活，獨不爲王計乎？曷固守以待援師。』慶王倬淮與大吏皆莫能主其議，卒送款焉。德後與指揮彭凌雲、李學牧，生員保國璧、王風水_{一作木}等十三人，謀

召後山蒙古誅僞官陳之龍、□將牛成虎，以圖恢復。事洩，被執，德獨挺身受刃，厲聲曰：『吾死當爲神，盡殺賣國臣。』遂皆遇害。

馬獻圖，寧夏人，總兵官馬世龍子也。以廕補指揮同知。李自成據關中，勒降不屈，械繫軍中，至山西候馬驛殺之。弟負圖、呈圖，俱襲指揮。自成僞將牛成虎陷寧夏，負圖兄弟約表兄彭姓者圖恢復，事洩，同被害於靈州。兄弟殉節，人稱『馬氏三忠』。獻圖死時年三十三，負圖年十九，呈圖年十六。見《通志》。

陷鞏昌者爲□將袁宗第，由鳳翔一路進掠也。鳳翔既屠，典史董尚質開門迎□，知府唐時明死節。鼓

行而西，將吏爭降恐後，不屈者反在微員末秩及青衿韋布矣。

袁□既陷鞏昌，屬邑皆下。有守備崔光祖者，隴西人，糾衛弁倡義寧遠之魯班山，推隴西生員張傑爲盟主，傳檄遠近，有『少康一旅興夏，楚人三戶亡秦』之語。與□相持數月，力竭被擒，皆罵□死。傑妻李氏，方抱幼子，□逼之，給曰：『奈此兒何曷？』抱之遠地，刃而瘞之。□抱兒出，李即自縊。

李昌齡，鎮番人也。曾任延綏總兵官，遂家榆林。□至，與都任尤世威等誓死守城。《省志》云：『以強弩大礮擊□，殺萬餘人。□以衝車穴城，城陷。

昌齡猶巷戰，力盡被執。□脅之降，斷其臂，割其腿，終不肯屈，與都任等四十八人俱死，家屬皆自焚。』四十八人不知所指。《涼州府志》又云史稱榆林忠烈爲天下

最攷。當日，李自成據西安，遣李過以精銳徇三邊，而自統大軍繼進。延安、

甘州明季成仁錄

卷四

綏德相繼陷，傳檄榆林招降。時舊撫崔之源罷去，新撫張鳳翼未來。鳳翼，堂邑人。《山東通

志》言鳳翼當闖□陷延安，率兵赴援，至柳樹鎮，兵敗不屈死。總兵官王定由潼關敗還，託言討套□，率所部棄城走。

《涼州府志》則云總兵官俞翀霄被執。按：翀霄於崇禎九年，闖□犯綏德時戰沒，非此年也，志誤。城中士馬單弱，人心洶洶。右布政使兼兵

備都任祥符人。亟集督餉，員外郎王家錄、黃岡人。副總兵惠顯、清澗人，降□御史惠世揚之弟，本名顯揚，因世揚降□，恥與同

名，故改。參將劉廷傑綏德人。等，與里居故將尤世威、故山海關北尤世祿、世威弟，故寧夏總兵官。李昌齡、

故延綏總兵官。王世欽、故山海關南部總兵官、王世國世欽從弟，故柳溝總兵官。侯世祿、故固原總兵官。侯拱極、世祿子，故總兵官。王學書、

故宣府總兵官。尤翟文、故副總兵。尤岱故參將。共議城守，而以世威曉軍機推為主帥。守具未備，

□已十萬抵城下。廷傑募死士，乞師套部，□分兵邀之，攻益力。家錄令人運

水灌城，冰厚數寸，□不能上，乃穴城置大礮轟之，城遂破。世威等猶巷戰，

殺□無算，既而力不支，世威、世祿與任岱、翟文皆戰死，家錄自剄死。廷傑被執，罵不絕口，□怒其乞師套部也，磔之。世欽、世國、世祿、拱極、學書、

昌齡、顯皆罵□死。一時里居同死者，又有主事張雲鶚，知州彭卿、柳芳，監

紀趙彬，副總兵楊明、張發、王永祚、常懷、李登龍，參將王榮、李應孝、馬

明一作鳴節，游擊孫貴、尤養鯤，指揮崔重觀、傅佑、鍾茂先，守備白慎衡、

李宗敘。在官同死者，又有游擊傅德、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二典、劉

芳馨、文侯國，都司吳□□□□□□□□□□柳永年、馬應舉、劉光佑一作裕。

□□□□□□□□□□政、守備尤勉、惠漸、賀大雷楊□□□□□□□□□□

國同營、李光裕一作祐、張天叙□□□□□□□□□□黃廷弼，諸生則陳義昌、沈

甘州明季成仁錄

卷四

濬□□□□□□□□□□元、張連捷、李可柱、胡一奎、李人井中尸滿。遂以忠

烈聞於□□□□□□□□□□逆命視榆林，何多讓焉？惜乎□□□□□□□□□□

十有五人也。嗟夫！世之舍生□□□□□□□□□□道哉。